

歐陽修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
印行

庫文本基學國

集全修陽歐

著叔永陽歐

冊 四 第

1936

行印店書央中海上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余旣罷職。院吏取余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弃。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所有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

卷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己卯。皇帝遣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基。肇興運。昭祖功而不顯。繇寶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齋之薦。載嚴淨刹。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祚。集慶眇冲。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右。伏以常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罄奉先之孝。爰戒徹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園。啓靈文於貝葉。一作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氓庶。咸獲乂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勅。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研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九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汝等並韞器能。遠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衍樂。以示宴私。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酒果口宣同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軺云復。申飲餞以爲榮。宜有匪頒。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十四日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遠陳貢謝。益認傾輸。尙體眷懷。勿忘自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卻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餞。以示眷懷。

賜翰林學士尙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奏諭詔九月十四日

勅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温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衆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洩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

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愨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眇冲。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圓降鑒。列象緯以昭垂。濁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真之冥祐。仰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尙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持瑞節。爰及疆亭。願惟夙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于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于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爲。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字。詔十月二十日

勅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蕃宣。宜優祿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爲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歎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勅書十月二十日

勅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擢豐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茲示諭。想宜知悉。賜尙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蠢爾蠻蜒。驚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宜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使蕃。遽闕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汝等並以材賢一作賢材。出分寄任。薦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汝等並膺柬寄。綽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材豐衍。資民力以爲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邃。式戒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誦貝葉一作之遺文。集金園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毫相。載釋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假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爰卽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載飭輶車。方凝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跋履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飲劑。式助宣調。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降萬壽於無疆。遐貧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貺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連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啟福庭。一作恭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甫回。却凝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霑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沖。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祕寢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締葺。一作後神。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勅。卿夙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輜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回。式凝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途。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爰款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冀集靈休。下均羣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羅唾孟孟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方梃聘車。卽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衍之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永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惠。聊頒甘實。以侑清罇。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籩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伸頒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內中福寧殿開啟三長月祝聖壽道場詩詞

伏以真遊颺歛。祕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眇躬。保千齡而永固。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眞宗皇帝御容祝文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睟容清穆。涓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眞馭之安妥。符孝心之虔奉。

東太一宮開啟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交。新宜均於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眞馭以來臨。冀明靈之洞鑒。眇冲集佑。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輶軒。薦修信好。願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恩。頒於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
月二十九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萌芽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顧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法新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勾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璫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藹藹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尙微。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其一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慶。泰。白日漸舒長。

其二

藹藹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漪漣采荇水。和暖浴蠶天。

其三

初欣綵勝迎春早。已覺雞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峭。天光煦物已融怡。

其四

鬢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璇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瓊^{一作}窗珠戶暖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妍競時態。卻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閣春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日鷲。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太史頒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發。黃屋爲民憂。

其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三

黃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宮花不用妬新粧。

其四

微風池沼輕澌漾。旭日樓臺瑞靄_{一作}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五

玉殿籤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爲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涓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俾俟靈游。顧落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冀茲住宅。庶以卽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輶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薦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爲儀。言論斯勤。欣銘併集。方凝寒律。冀保冲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既。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孀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奏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悼而增切。秋商在候。齋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內制序】取怒。怒一作怨。

【至和元年九月皇帝本命青詞】寶祚。此上一有伏以二字。

【溫成閣春帖子】故年。一作舊年。老監阿監。

卷二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啟真宗皇帝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虛。實惟先志。感時恩於雨露。式表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卽琳宮之福地。薦茲精潔。庶以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啟章懿皇后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闕。昭厚德於無疆。藥館載嚴。奉真遊而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惟新。啟齋場而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啟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僊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卽梵居。俾延淨侶。瞻玉毫之妙相。啟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啟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茲臨。載深於舜慕。虔依正覺。俾集善因。敞禁殿以有嚴。啟法筵而夙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來集。載嚴祕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冲虛。薦清一作衷之獨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汝等並輜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候。念宣力以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一日

汝等夙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陲之尙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汝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眷懷而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茲喜。一作始。俾伸慰撫。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堂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爲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尙享。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二月十六日

惟靈佐佑宣力。始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壙。魂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班荆館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伸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子問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蠶。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敕書同 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嘉乃勤意。勿忘于懷。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勳闕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開啟乾元節青詞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祕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

伏冀誠懇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汝等並膺寄任。深東器能。願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一無字。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十五日

卿汝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願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東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四月六日

卿宜勞邊鄙。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卿等任國鈞軸。爲子股肱。因誕節之屆辰。嚴梵宮而申祝。載嘉忠藎。宜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清槐露浥。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臯夔調鼎鼎。自然災祲變休祥。

其六

災暉流燦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畜藥蠲痼雖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閣五首

其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二

椒塗承茂渥。嬪壺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爲續命絲。

其三

覆檻午陰黃鳥囀。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綵縷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四

紫蘭浙浙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其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密葉花成子。新巢鷺引鷓。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流暉槿豔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其三

綵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珠閣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惑。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閣五首

其一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一作豫遊。

其二

鳴蜩驚早夏。鬪草及良辰。共薦菖華一作酒。君王壽萬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舡。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三千爭捧赭黃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紈扇香搖綠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瑤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四月十二日

勅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喜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爲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巾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集禧觀凝祥池崇禱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爲。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屆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鸞歛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五月二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顧乃蕃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于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馴行。常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琳瑯之真文。延紫清之

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蒙休匪止於眇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五月二十八日門下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陸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乎一一作我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井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迺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一無字。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爲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歆方鬱。衝冒良勤。宜有頒宣。用伸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爲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余思其人。於爾爲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孰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十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于搢紳。惟時舊人。常歷二府。一使二字一宣徽之職。夫復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爲不爲。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衆。僉惟汝諧。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秉親圭。山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藥詔同日

勅龐籍。擁節之蕃。飭車來覲。顧都圻之甫及。嘉跋履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禮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面內。解辯索以承風。逮先聖之撫臨。躋羣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款云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裔露之光。紛綸而雜委。朱草靈芝之秀。焜耀而叢生。爰有神泉。湧茲福地。甘如飲醴。美可蠲痾。湛靈液以淵淳。敞琳宮而崛起。歲時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翼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謹。飛焰延災。

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歸爾。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涓吉日。構此脩梁。盡効歡謳。形于善祝。

兒郎偉。拋梁東。危構嵒。曉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偉。拋梁南。善利深功一作深。不可談。但喜斯民無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棟宇規摹標大壯。落成行卽慶良辰。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爲民崇廣廈。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卉服雕題。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爲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萬歲。

皇帝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勵政。而百職多墜。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鑒屢易以爲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摺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子。惟宇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

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播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清垂祐。資道妙之沖虛。甲乙馴行。會天辰於元本。款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胎變。伏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溥羣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月六日

汝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口宣八月八日

汝等各體材猷。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圍之爲勞。宜有思言。用彰眷待。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卽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十二日

伏以后皇安靜。稟厚德以無疆。靈貺冥符。惟至誠而有交。一作感載嚴淨侶。夙按梵儀。冀祓滌於百邪。俾安安於庶品。

爲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盡。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實資於冥助。虔依仙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遙。冀明靈之垂祐。庶茲勤潔。庶達精誠。一無此八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 路祭八月二十二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顧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闕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 夜排勅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奧區。敞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冲鑿。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月。恭陳秘館。式按常科。瑤席瓊罇。夙陳於芳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眇躬隆壽。齡於無極。遂生庶品。臻隱伏以咸均。

論獎諭叔詔奏續添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爲右屯衛大將軍叔詔進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勅書獎諭。竊以叔詔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獎。然臣伏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詔所進日月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今取進止。四月 日學士臣歐陽某劄子。

貼黃

所有獎諭勅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撰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詔獎諭勅書奏劄。後有內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尙存。其勅書在內制第二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內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禮。乞許安樞密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除皇弟允初制】作屏。一作樹屏。

【賜吳育讓恩命不允批答】常歷。常當。

【醴泉觀上梁文】裔。疑。

【廣聖宮祝聖壽青詞】恭陳。一作恭臨。

卷三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八月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宛若金鱗之瑞質。茲爲鎮信。輔以精誠。伏冀冲鑿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十六日

伏爲一作以。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廣梵筵而斯啓。

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凜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幽扃。俾載陳於祖奠。歆茲芳潔。尙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八月二十六日

惟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並集。有嚴祕殿。來格衆靈。冀真鑒之妙沖。答精衷之蠲潔。保鴻圖而絳固。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軺。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藩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瞻玉毫之具相。誦貝葉牒一作之靈文。仰依慈慧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不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卽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下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九月十二日

勅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朱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徼。遠效款誠。涉道里以甚勤。脩貢輸而自達。載嘉惠順。宜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欄一領。八兩渾鍍銀腰帶一條。衣著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彝儀。涓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遽馳國計。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 堂祭九月十三日夜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爲善而不永年。奠瘞在茲。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 饋所九月十三日

維爾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茲奠酌。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冲獎諭勅書 九月十五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顯學。期乃有成。惟容制之坦明。合聖經之一作雅奧。傳寫之善。茲謂能誦習不忘。是爲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脩。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 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旣涓。脩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邃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 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蕃宣。方受署以云初。効右牽而米獻。式彰誠蓋。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十月二日

敦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脩貢有儀。載省勤誠。用增獎歎。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獻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眷眷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一作超薦真乘。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顧具瞻之重。適臨載誕之辰。爰示頒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聿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濁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

癩汝等各蘊材猷。出膺寄任。綽著綏寧之績。克彰勤蓋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勤致書于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贈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輶。惟久睦於仁隣。俾往伸於賻。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爲慰浣。奚旣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閏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躔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萬壽無疆。永降於鴻算。羣生咸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

卿遠戒戎車。夙祇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爲修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

卿等分庀工徒。繕修隄隄。遽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獎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祇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牽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祇率窳寮。修梵供以惟精。罄臣誠而中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勅內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洽一作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替。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一作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卽廣殿之翼翼。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卽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與琳宮之福地。考金籙之祕文。薦此令芳。通乎胥暨。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蠶生而咸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令等勅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遵佛事以修嚴。期中祝延。來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眷乃淮海之濱。產茲草木之美。以時采掇。來效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已嚴淨館。虔奉祕詞。仍假薰脩。附通精意。蒼靈昭鑒。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十七日

汝^編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蘊隆之候。載嘉宣布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朝謝制^{六月}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于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降。爰告外庭。以旌嘉尙。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忠帷幄之間。至於兩踐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絕請。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信。乃祈解於鈞衡。兼乘旄調鼎之榮。資鎮俗偃蕃之重。所以優逸者。哲養頤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察其誠至。良爲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爲。於師長祕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爾志。仍廣邑封之數。卽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勤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休命。可特授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

有勅。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于民聲。旣深柬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爾材望。著于搢紳。豈惟潤色之文。方佇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三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茲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效。俾伸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口宣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條。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大真。冀遵藥喜。俾伸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日

汝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澍潦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惻。尙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伸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道場青詞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洪惟先聖。邈矣真遊。貽睿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

式陳淨醮。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資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除陳執中制】名臣一作大臣。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一作撫問條河臣寮口宣。

卷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各進奉端午

馬詔勅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效駿足而來貢。備彰勤蠶。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勅書

汝夙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效貢儀。省乃勤誠。良深歎獎。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勅七月七日

汝夙輜材猷。出分委寄。屬茲誕節。來效勤誠。載詳善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脩禮。汝分職居外。乃心于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生料口宣八月五日

卿德著者明。時膺材任。祇趨召節。方及國門。宜示頒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勅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疇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效。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勅書八月十日

汝識遠言忠。身外心內。乃因時物。來效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尚。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蕃垣。自陳疾恙。祕殿之職。揆路之崇。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效貢輸。載省恪一作勤。但深嘉尚。

勤。但深嘉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勅并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蔚爲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徒領要蕃。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示諭勅書八

月十六日

勅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兼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效。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尙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政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傳一作之經術。不恃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靡有留事。爾實爲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尙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申錫等勅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愼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厝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副我欽恤。良增歎嘉。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尙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薦。科於異等。遂追髦彥。騰夷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旣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爲異數。雖如汝志。尙束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

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贊後明逸。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五日。

卿勳閱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效著厥官。惟別都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嘉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勅書。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效乃誠。善修其貢。載惟忠恪。深用歎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俾延淨侶。祇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冀迎福應。永固不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一有賜。詔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思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且人使御筵。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輅云復。嘉肅祇於將事。宜宴飲以勞勤。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且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罄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勅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思乎勸戒之未明。蠢茲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繫。汝卿夙以敏材。外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顧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之賚。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屆道。方涉川塗之邈。宜申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輶。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燕私之惠。用彰眷寵之懷。推以甘珍。體予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汝卿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盛明。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祇卽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永筭。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詔五月二十三日

勅龐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功。曾罔虞於蠶毒。敗沒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憤於輕敵。彼實自貽。自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廣被。願惟編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之衆。祓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湛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真之福地。眷茲炎鬱。閔彼蒸黔。俾肅按於仙科。冀導迎於善氣。伏願紫清昭監。鸞歛來臨。旁均海寓之遐。下逮黼黻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禳。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一作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猷於屢易。或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予心。

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兗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兗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閑。方及有行。乃遵先制。俾褻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遠渥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祇於寵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兗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敍著於上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眷柔閑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惟舊。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封一作執謙沖。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祇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

勅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勘會乾寧軍。去歲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滄浸城壁。其河岸大段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勾當。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堤。至今年

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嚮以暑雨失節。悍湍迅流。水防廢官。衝溢爲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氓無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聞。載寬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純厖。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祓以芬芳。冀冥祐之敷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凜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舊式。瞻彼清真之馭。啟茲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邦而康靖。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祇紹慶圖。撫寧一作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同庶品以均休。乃卽清郊。載嚴淨侶。誦藥宮之真訓。瞻璇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厖鴻之祐。物生咸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之馭。惟本元之今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瞻紫霄之杳默。伏冀衆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筭於無疆。均含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九月十三日

卿夙韞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飛一作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九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軺。修歡隣聘。式交都畿之近。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薦脩聘好。方憩輜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籩而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軺。時修聘好。涉此沍寒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此卷賜陳執中詔出守蕃垣孫沔詔徒領要蕃。元本皆用蕃字。按字書蕃屏也。藩籬也。亦藩屏也。其義相通。故公集互用之。

【正月六日賜契丹賀正使御筵口宣】宴飲。一作

【東太一宮保夏道場密詞】祝聖。一作祝

【賜富弼第三表乞退批答】或用人。一作戒。謂卿作以。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福寧。一作福康。

卷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九月五日

卿位峻樞庭。望崇舊老。屬誕期之斯及。願寵數以宜優。體乃眷懷。膺茲蕃錫。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隣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孀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鬯澤。因履端之叶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悰。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苑使兼閣門通事舍人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賜知穎州徐宗況進奉賀堯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勅書

勅徐宗況。省所進奉賀堯國公主出降絹五百疋事。具悉。詩稱于姬之下嫁。國著嘉禮而有儀。惟臣職之聿脩。備物容而叙慶。誠勤所至。歎尙良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勅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

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錄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璇霄默運。推四序以循行。玉曆更新。集萬靈而交會。俾清琳宇。延格高真。薦茲精一之誠。祈乃純厯之祉。冀繇福祚均及含生。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十二月十日

卿等歲律更端。隣歡交聘。載馳使傳。方及國郊。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十二月十二日

伏以四時成歲。嘉庶彙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冥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恢寶祚之延長。錫壽康之遐永。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默表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勵翼。敢怠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禱之茂集。俾嚴禁鑿。祇率舊章。庶通芬潔之誠。仰格清真之馭。伏冀錫齡斯永。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窮。均物生而咸被。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徵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嚮以雨水爲災。殿塗增緝。亦旣新於叢構。庶來復於真遊。爰揆靈辰。冀茲安妥。緬惟慈佑。丕鑒乃誠。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

嚮者因霖災之爲沴。飭殿構以增新。涓穀旦之惟良。奉神遊而還止。載深感慕。躬薦芬馨。式慰孝思。冀茲臨格。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奉將隣好來會歲元載推一作寵賚之私宜極珍豐之品俾頒嘉味式侑宴歡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且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曆紀歲元聘交隣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頒宴犒一作推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隨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隨共一百頭正事具悉。旋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十四日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三年正月十七日

勅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費到誥。勅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并賜對衣金帶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膺予簡任。外分

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既優。適當擇帥之初。方鑒用謀之失。是惟慎舉。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使之私。而罔體眷懷之意。顧茲重地。難久曠官。往祇成命之行。當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雪道場青詞

近以溫陽干時。雨雪愆候。載惟寡薄。敢罄精純。明靈孔昭。嘉應斯獲。兆豐年而有望。消癘氣於未形。惟物蒙休。以時申報。冀清真之來格。期福祝之永依。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祇戒軺軒。載馳隣計。顧道塗之甚邈。惟涉屐之斯勤。俾宣恩言。式慰良苦。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隣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尙寒。顧驛塗之攸邈。俾頒品劑。用示眷懷。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卦闕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勅肅福延。卿夙駕使輶。遵傳國卹。屬餘寒之在候。想馳驛之爲勞。俾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啓預告道場青詞正月二十日

伏以珍宇邃嚴。奉真靈而有素。玉容清穆。謹修祓以惟時。爰按仙科。俾伸虔告。載瞻道蔭。宜鑒沖誠。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僊。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

慰禮。今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回。奉書陳謝。不宜白。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隣歡。及疆候以惟初。屬暄和之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二月二十五日

卿蔚有時望。參于柄臣。惟倚注之所深。在眷顧之尤異。屬茲誕日。宜爾壽期。膺此寵頒。體予至意。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尙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三月三日

勅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中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鬪之獄。猶滋。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傳予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惟時可嘉。若乃使天下囹圄空虛。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宣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勅書三月三日

勅陳太素。省知審刑院胡宿奏。據大理寺日奏。司中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刑獄之重。一成而不遷。比類之微。可疑者甚衆。汝好學而敏。洊官以勤。夫俾天下之無冤。幾刑錯而不用。此朕翼翼希慕之所未及。而爾孜孜厥職之所不忘者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恩州賜契丹遺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使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之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即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之錫。俾伸宴飫。用示眷私。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使軺復命。郊館餞行。惟茲良潔之英。薦以甘馨之實。用伸恩錫。當體眷懷。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之恩。聊侑宴歡。以伸優遇。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進先春茶勅書

勅齊廓。省所進奉新茶一銀合。合重五十兩。緋羅夾複全事。具悉。百物茂生。取新爲貴。羣方修職。効貢以時。汝守土有方。事上惟恪。聞茲來獻。用體勤誠。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勅書

勅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以敏材。膺于東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因物以達誠。見事君之甚恪。省闕于再。歎嘉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夙將隣計。方屆國門。載惟衝涉之勤。宜有宴休之錫。俾伸頒賚。用示眷優。一作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袈裟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正陽旅月。方及於嘉時。萬壽齊天。式標於令節。啓眞乘之祕藏。集淨侶於法筵。仰惟慈妙之仁。茂委純厯之祉。永隆丕筭。均福羣倫。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四日

伏以寂然妙道。推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屆此長贏之候。是惟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真文。載潔雲壇之淨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禱。固壽曆之延昌。溥蒼黔而均祐。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

勅昭亮。省所上表。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魏洛之重。皆爲別都。將率所居。難於屢易。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扞禦之材。自膺寄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遽茲列奏。嘉乃好謙。宜體眷懷。靖安爾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五月二日

勅堯佐。省所奏。臣皇祐三年內授宣徽南院使判河陽軍州事。未滿任。蒙詔赴闕供職。至今六載。自量尸素。深不遑寧。近知西京闕人。未有除授。伏望特賜差委事。具悉。宜導徽猷。任親而事簡。居留京邑。地要而務繁。惟予眷遇之臣。方處清閑之職。載披來牘。深識乃誠。雖奮其聰明。尙足以臨蒞。而待我耆艾。宜有以優游。實嘉盡瘁之心。難徇撝謙之意。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夫知其人之爲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收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爲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己。顧彼搢紳之論。曾靡異辭。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寡德弗明。於用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厥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矧卿忠信之節。足以叶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東注。寧煩諭言。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鑼睡孟孟子錦被褥口宣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輶來止。將命有儀。顧茲館憩之初。宜具燕私之用。俾伸優錫。式示眷懷。

通商茶法詔嘉祐四年二月四日

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寔。一作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使田闕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穿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摧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剷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賜夏國贖藏經詔】大藏經帙。帙字上一有

【通商茶法詔】重誅。一作誅

卷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將信聘。方止中塗。惟茲藥錄之良。加之。一作于茗品之美。特伸頒恩。一作賚。式示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肅將聘幣。來及壽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頒宣之寵。仍伸撫勞。當體眷優。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同日

卿將命寶隣。講歡壽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頒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夙副聘輶。來陳壽祝。顧川塗之攸遠。屬氣節之方和。俾頒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端午帖子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容清永晝。風色秀含薰。五日逢佳節。千齡奉聖君。

其二

綵索盤中結。楊梅粽裏紅。宮闈九重樂。風俗萬方同。

其三

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五行當火德。萬壽續天長。

其四

歲時令節多休宴。風俗靈辰重祓禳。肅穆皇居百神衛。滌邪寧待浴蘭湯。

其五

香菰黏米著佳名。古俗相傳豈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含桃初薦黍新登。

其六

聖主憂勤致治平。仁風惠澤被羣生。自然四海歸文德。何用靈符號辟兵。

皇后閣五首

其一

繭館覆柔桑。新絲引更長。綉爲五色縷。續壽獻君王。

其二

槐綠陰初合。榴繁豔欲然。翠筒傳角黍。嘉節慶年年。

其三

煙含玉樹風生細。日永宮花漏出遲。深殿未嘗知暑氣。水精簾拂砌琉璃。

其四

玉壺冰彩瑩寒光。避暑宸遊樂未央。采艾不須禳毒沴。塗椒自己馥清香。

其五

蘭苕擢秀迎風紫。槿豔繁開照日紅。嘉節相望傳有舊。深宮行樂自無窮。

溫成閣四首

其一

香黍筒爲糗。靈苗艾作人。芳音邈已遠。節物自常新。

其二

珠箔涼颼入。金壺晝刻長。鸞臺塵不動。銷盡故時香。

其三

聞說仙家事杳微。世傳真僞豈能知。遙思海上三山樂。寧記人間五日時。

其四

雲散風流歲月遷。君恩曾不減當年。非因掩面留遺愛。自爲難忘窈窕賢。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冰壺凝皓彩。水殿漾輕漣。繡繭誇新巧。縈絲喜續年。

其二

黃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共鬪今朝勝。盈簷百草香。

其三

光風細細飄香轉。綠葉陰陰覆檻涼。雲物鮮明時節麗。水精宮殿侍君王。

其四

蓬萊仙闕彩雲中。端日午。一作欣逢歲歲同。皎潔霜紈空詠扇。深沉玉宇自生風。

其五

古今風俗記佳辰。樂事深宮日日新。巧女金盤絲五色。皇家玉曆壽千春。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隣聘修歡。貺以千齡之祝。書言既緝。禮幣兼豐。感著之私。敷陳罔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顯希侍次。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偁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夙奉信函。及茲誕節。載勤馳傳。方止中途。宜有寵頒。用伸撫慰。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甫臨誕日。來講隣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勤之錫。俾仙寵賚。式示眷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籙道場密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慶。方垂佑於家邦。彌月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衆真之昭鑒。臻百順以儲休。

廣聖宮開啟催生道場默表三月二十日

伏以帶纒迎祥。慶禳祠之叶應。潔壇修薦。致精懇以冥祈。俾因麟瑞以通誠。仰冀靈真之報福。

內中福寧殿開啟天祺節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臨初燠。節紀嘉名。肅嚴祕殿之居。降集清真之馭。薦之馨苾。報以善祥。豈惟敷佑於眇躬。兼冀均休於庶品。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同日

伏以薰風應候。瑞節紀時。按琳簡之眞文。嚴紫庭之邃宇。衆靈來格。冥感交通。嘉乃羣生。蒙茲百福。載傾虔意。鑒此明誠。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祠禱叶應。彌月告祥。肅依科錄以薦誠。仰冀照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保。一作寧。惟集慶於邦家。永延鴻於基緒。

萬壽觀開啟求嗣保安道場青詞

伏以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涓吉日。交薦明誠。期仰格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基祚。遐企靈休。

景靈宮天興殿開啟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伏以誕彌叶慶。蠲潔修誠。嚴祕殿於靈宮。誦眞文於藥簡。通此^{一作}苾芬。之薦。祓其菑害之虞。仰冀昭回。不符鑒祐。

護國顯應公廟開啟保安催生道場青詞

伏以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宇之嚴。交薦精衷之潔。仰冀衆眞之貺。敷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寶希道蔭。賜新除行刑部尙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四月五日

卿嚮以宰弼之崇。屢形懇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勞。而休風藹然。嘉問時至。方深眷倚。遽閱奏封。顧惟陪輔之邦。俾遂便安之請。增之美秩。優我舊臣。豈祇循於故常。蓋以示夫優寵。膺受之際。逡巡以辭。雖言匪飾文。見於能讓。而令行已出。難矣復還。其體余懷。往祇新命。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兼撫問口宣四月十三日

卿等聘函時達。使傳言旋。冒茲炎燠之辰。涉此川塗之邈。宜申宴錫。式示眷懷。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五月四日

敕中書門下。朕纘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務於身先。惟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羣庶。臻于富康。而人始久安。驕於佚欲。物豐太盛。耗以浮虛。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爲戾。士民交黷。貴賤靡分。惟其強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有舊章。顧在攸司。鮮聞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罔革以滋深。紀綱既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貴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當憲^作。以干刑庶。漸革於侈風。以其趨於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卽委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及逐處長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靈祿叶應。爰卽審真之宇。虔修科式之儀。冀祓滌於害災。俾敷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東太一宮開啟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館邃嚴。格真靈而來宅。明誠蠲潔。薦馨苾以交修。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贏之序。伏願寶圖綿固。壽曆延長。永敷佑於邦家。溥均休於品庶。

爲將來禘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躬講禮文。賴真靈之集休。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

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同日

伏以宗廟之嚴。祭祀惟重。矧茲合食之義。尤爲盛禮之文。乃顧眇躬。克成大饗。實繫貺祐。用薦菲誠。

內中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同日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饗。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靈。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獲舉。敢伸昭謝。冀達精衷。

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同日

伏以茲者祇率孝心。躬修合祭。潔精誠而是薦。蒙顧享之來臨。惟慈聖之降休。俾眇冲之成禮。敢忘勵翼。永荷

基岡。

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載肅廟容而合食。上繫不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益勵祇寅之志。

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同日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容而時舉。豆籩有序。禮樂交修。顧惟眇躬。克遵盛典。實賴明靈之佑。敢忘報貺之誠。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六月二十五日

卿祇膺召節。方屆都畿。載惟道路之勤。屬此炎薰之候。宜頒良劑。式示眷懷。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同日

卿出膺邊寄。入恪覲容。顧就館以云初。方奉圭而來見。宜頒餼勞。式示眷懷。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

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餽惠。爵于朝而示衆。所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之任。惟余鼎鼐之臣。飭事齊莊。宣力左右。方此慶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宋庠。履行清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爲名臣。文足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于三事。備罄謨猷。出則殿于大邦。藹存風績。自還機務。頗歷歲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啟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搢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加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既以百福之多。慶賜遂行。均于四海之廣。惟予將相之任。是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連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李昭亮。志尙純慤。資識敏明。世蒙舊德之餘。早邁重熙之盛。備于器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效。寄之方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一作類。聞於佳譽。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之材。茲惟圖

任之艱。方屬倚畀之意。是用因霈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真戶。仍酬美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梁適制特授特進加恩

門下王者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朕躬執圭瓚。率諸臣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聖而合食。嘉與有位之衆。均茲錫祉之繁。矧惟槐鼎之舊臣。實繫國家之大體。宜儻新命。以告外庭。推誠保德忠亮翊戴功臣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梁適。世胄之華。早躋仕路。藝文自奮。繼踐辭科。進階顯榮。亟被獎擢。優游侍從之列。嘗奉於清閒。出入中外之勤。實勞於夙夜。既贊樞府。遂登宰司。啟沃之謀。話言猶在。進退之際。禮遇兼隆。自歷藩垣。頗更歲月。近惟大鹵。實宿勁兵。俾分節制之權。以爲方面之重。撫茲雅俗。藉爾敏材。屬熙事之有成。均慶恩而方洽。是用敍陟崇階之貴。兼增食戶之多。推茲寵章。蓋率舊典。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以事君。守富貴而不驕。乃能終吉。是惟素學。寧假訓辭。往服茂恩。當體予意。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功臣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許懷德制加恩

門下賞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勸。祭之爲澤。思在位以咸均。嘉盛禮之斯成。務推恩而惟廣。矧乃耆明之哲。是爲

心膂之臣。宜示優隆。式揚誕告。衛聖忠果。雄勇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校校尙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許懷德。勁勇之質。蓋稟天姿。忠厚之良。自爲國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蘊其材謀。能自奮勵。訓我士卒。號令之信甚明。爲予爪牙。介冑之色難犯。爰採軍中之譽。俾分閫闕一作外之權。遂膺旄節之榮。專董貔貅之旅。宿衛宮禁。周旋歲時。宣力甚勤。有知無不爲之節。盡瘁後已。加老而益壯之心。誠未耗於精明。豈但矜於矍鑠。屬受釐之均慶。方浹宇以蒙休。載推闡舊之懷。式敘疇勞之典。益其封食。錄乃功庸。於戲。享爵祿之崇高。荷寵靈之優渥。挺金石不渝之操。茲惟事上之誠。知富貴克守之難。用保有終之吉。勉矣來効。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尙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衛聖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翼祖皇帝册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自積累。獲嗣不烈。敢忘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旣成。合祭以時。舉茲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懇之心。神其歆之。錫以多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繡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穆皇后劉氏配。尙饗。

眞宗皇帝册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眞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

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饗親者。氣節既至。感其思心。酌禘嘗烝。禮以時舉。然猶未載其志也。則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願惟小子。克守成業。治民事神。動有不訓。是用躬執圭瓊。薦其芬芳。儻一作愴。然如聞。來格來貺。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黍盛薶合。薶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皇妣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皇妣章懿。皇后。李氏。配。尙饗。

淑德皇后册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十月惟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黍盛薶合。薶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尙饗。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思。已祭受釐。大均於慶澤。乃眷著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有容。既交神而蒙貺。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曷止成命。所讓宜不允。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蘊純和。端慤之誠。富敏瞻通明之學。惟時舊德。實我柄臣。常祀事之有成。席慶恩而方洽。矜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熙事既成。方大均於祭澤。寵章所異。宜首及於樞臣。當卽往膺。勿煩沖讓。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敕口宣

朕以饗親致孝。餽惠均恩。宜有寵章。以褒舊德。往欽新命。當體眷懷。

閣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救口宣。
蔚爲賢王。陪我祀事。旣膺福貺。宜被寵靈。往體予懷。祇服新命。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祠事。罄其齊明。因餽惠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沖懷。敦諭旣勤。宜往祇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鬯清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撝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宮。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乃眷宗藩。宜優寵數。惟是仰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嘉乃沖懷。形于懇避。禮有常節。無爲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參闕祀之嚴。爰疇乃勞。優以異數。宜思祇受。勿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卷七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宮而合食膺受神貺推行慶恩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既敷告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內中福寧殿開啟禱享預告道場青詞十月十九日

伏以宗廟之嚴禘祭爲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禮冀永錫於純嘏式展孝思用膺神貺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禱享禮畢祝文十月十九日

屬者卜吉孟冬致饗清廟聖靈來格福祉沓臻荷神貺之不違俾縟儀之克舉敢忘神報達此明誠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啟謝禱享禮畢道場齋文

茲者冬物告成因饗親而達孝神靈來貺既均慶之以時惟盛一作禮之弗違荷巨慈之旁祐卽靈場而申報兼冥鑒之孔昭薦此誠明期於福應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孝明皇后忌辰道場齋文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範瞻厚德而已遐感慕之思託洪慈而申薦載嚴寶殿恭啟貝函惟淨福之是資冀靈游之永祐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眞覺之慈應物溥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式臨於諱日。俾延淨侶。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獲冥深之祐。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敕書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修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勤恪之心。宜示褒優之錫。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遲速之効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敘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爲辭。矧上下旣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給享銀絹等敕書

朕卜吉孟冬。合食清廟。禮樂交舉。臣工畢從。嘉守土之修官。咸以時而來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載省勤誠。良深歎尙。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十四日

夫朝廷之廣大。賢雋之衆多。必有幡然耆壽之臣。以當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以爲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問。爲當世所重。閱書祕殿。日侍清閑。

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十四日。訖爾名山。斯爲福地。翼然寶構。式奉威靈。繕完既新。考卜惟吉。鑒茲懇至。永以妥安。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青詞十四日。伏以靈峯甚峻。仙宇載嚴。爰考吉辰。奉寧眞聖。式伸祇告。昭鑒乃誠。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

卿蔚有敏材。膺于委任。遠瞻壽節。効乃誠勤。在庭之獻。肅陳事上之忠。可見省閱之際。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籍乞退不允詔

敕龐籍。省所劄子。奏以年齒衰殘。自去年七月後。累奉表及劄子。輸瀝懇誠。尋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祗乞一年。許賜請老歸第。伏望早賜差人承替。得遂前懇。事具悉。夫難進易退。雖士節之甚美。而尙賢優老。亦朝家之所先。故禮稱引年。而有不得謝。卿以僑德。爲時舊臣。東於子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壯。視聽方彊。矧夫邊候無虞。民事尤簡。固可以偃息藩屏。養頤精神。而遠慕昔賢。願還官政。雖止足之意。誠可尙於高懷。而眷遇之深。難遽從於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及多。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十一月十七日

敕彥博。省所上表。陳讓祿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尉者潔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子衷。嘉讓節之甚勤。願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陪祀疇勞。啟封加命。再形懇讓。深識沖懷。顧定志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宮開啟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三日

伏以萬物啞成。樂歲功之斯就。四時迭運。荷乾施之無窮。爰即靈場。載啟科式。薦以芬芳之潔。通於杳默之神。
伏願威薦昭臨。福禧穰集。固穹隆之壽曆。延絳永之皇圖。下逮羣生。咸均餘祐。

萬壽觀寧華殿開啟溫成皇后忌辰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無方。推乎善應。清真昭格。並以明誠。追內則之有儀。藹餘芳而未遠。式臨諱日。俾按醮料。爰即琳宮。
肅延材士。冀資冥福。永助仙游。

閣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敕口宣

卿素稱忠勇。備著勞能。俾更旄節之榮。仍董貔貅之旅。往辭寵命。其體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二十九日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嚮從守藩。念遠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予於未聞。惟道德之所
資。非耆舊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怠。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
佇。所乞宜不允。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宣十二月六日

卿遠趨召節。方屆都城。惟茲餼品之豐。式舉彝章之舊。往祇寵錫。式體眷懷。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等歲元茲始。隣好時修。載馳使傳之勞。方次都門之近。宜伸頒錫。式示眷懷。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夙將信聘。來結隣歡。方伸宴飫。式示眷懷之意。芳醪嘉實。宜厚寵頒。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

卿蔚有材武。稱於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委任。自分齊鉞。屢易名邦。俾更節制之權。入總禁嚴之旅。扞城宿衛。皆汝職焉。載閱來章。雖嘉讓節。趨祇成命。宜體眷懷。所讓宜不允。

內中福寧殿開啟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新陽叶律。肇正於歲端。嘉節紀時。蓋遵於國典。載嚴祕殿。遐企上真。薦茲蠲潔之誠。杳達清冥之應。冀承靈貺。永祐皇圖。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元符肇貺。先聖是膺。紀爲令節之名。著乃仙科之式。用嚴禁密。恭薦苾芬。冀真馭之昭臨。貺嘉祥而茂集。基圖永固。動植均休。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十二月五日

省表具之。卿拔從行伍之微。董我師徒之衆。嘉爾勞舊。優之寵榮。乃思功效之未彰。能形避讓之冲懇。已行之命。其往欽承。事上之忠。無或怠忽。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曆。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以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睿明稟哲。慈儉保邦。正朔頒行。極

舟車之所至。仁恩一作溥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疆。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日馬駝詔

王正首歲。玉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隣歡而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緞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隣交聘。兼馳使驛。別枉信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顯希侍次。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劉敞。省所進禋享詩事。具悉。禋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於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卿議論閎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職。發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闕已還。嘉尙良切。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象先。省所進禋享詩事。具悉。禋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於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覽奏篇之來上。慶熙事之有成。文采可觀。歎嘉于再。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十二月九日

敕梅堯臣。省所進裕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爲衆所服。矧乃詠祖宗之功德。巡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紘。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十二月十七日

敕王慶民。省所奏進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緝圖一面并序目二册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算。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爲凡目。粲爾一作條陳。不惟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遽茲來上。深體乃忠。省閱以還。歎嘉曷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緬邈。顧祠庭之夙敞。崇寶構以載新。冀卽安安。永伸一作嚴奉。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嚴寶殿。以佇神游。今奉威靈。卽安清禁。仰惟鑒格。敬此精衷。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慧福以無窮。追諱日之甫臨。演祕言而申薦。永繫仁佑。式慰孝衷。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而甚祕。式屆遏首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遐薦福因。永資道蔭。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諱日斯臨。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載瞻大覺之雄。既集善因。遐資福果。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卽仙庭之祕邃。誦金簡之精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宿衛之勤。勞能備著。俾移使節。式示眷懷。宜體優恩。勿持堅讓。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夙推材武。久擁節旄。俾易名藩。用伸優遇。無煩固避。往服新恩。

賜觀文殿學士尙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批答嘉祐五年正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蔚然君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恙。求解樞機。朕心惻然。深以爲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者哲而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藥之休。還來輔子。以盡賢業。遽形引謝。良異眷懷。所乞宜不允。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朕稽有國之彛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褒以徽章。嘉乃妙齡。盛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茲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繫乃夙成。祇若訓言。往膺渙渥。命一作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同日

門下。詩紀干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婺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茲膺一作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正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德浸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罄茲率土之濱。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在外嶽瀆等謝禱享禮畢祝文】神報疑是仲報

卷八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清穹眷佑。皇緒丕降。方陽月之正時。屬誕辰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延鴻之慶。

乾元節謝內中眞宗皇帝表同日

伏以佳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眇之躬。獲荷顯休之業。動遵聖訓。期保慶基。忱惕之懷。孝思罔極。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同日

伏以天陽正候壽節紀時。深惟載育之恩。緬慕至慈之德。敢忘翼勵。期保延鴻。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表不允批答正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納樞機之命。必有同德。爲時老成。卿質厚器閎。材優識敏。風力甚勁。晚而不衰。議論有稽。言而必中。朕所體貌。民之具瞻。豈宜汎徇謙沖。自厭繁務。盡瘁事國。矧惟素懷。推心仰成。當體予意。所乞宜不允。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此無字。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綸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國公行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嚴師律以宣威。是爲將率之事。謀王體而坐論。必屬廊廟之臣。惟二柄之是兼。蓋一時之首選。顧於寄任。宜副倚毗。爰告外庭。式揚休命。具官李昭亮資質純厚。器識通明。世有勳庸。蔚爲舊德。家傳韜略。濟以美材。爰

自壯齡。早膺獎擢。訓齊士伍。號令信於恩威。宿衛朝廷。勤勞著於夙夜。屢被蕃宣之寄。實資鎮撫之才。惟留鑰之別都。乃宿兵之重地。歲時滋久。譽望益嘉。眷言中山。還爾舊治。是用易以將旄之寵。增其帝傅之崇。於戲。宣國威靈。用綏寧於邊鄙。求民疾苦。以班布於教條。俾無北顧之憂。惟我老成之倚。往踐厥位。時惟欽哉。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兗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泰寧軍節度使。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同日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慎選。用諷一作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粵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靡皇宴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効。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顧歷時而頗久。俾加褒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蕃翰。於戲。爲政而先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緊乃通明之略。副予東任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刑部尚書。充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公亮乞罷不允詔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識精學。參贊萬務。雋德茂行。表儀百僚。而思慮之勞。偶嬰疾恙。藥石之効。聞比康平。嘉謀話言。日以虛佇。封章屢上。引避甚堅。豈未體於眷懷。而每煩於開諭。宜專輔養。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同日

卿聯國懿戚。惟時美材。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施之任。載嘉沖挹。思避寵榮。宜體眷懷。無煩牢讓。

閣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告勅口宣同日

卿地胄聯華。資材甚茂。早膺器使。頗著聲猷。俾進總於中權。式增榮於戚里。所宜祇服。以體眷懷。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三月十六日

卿識茂器閎。智優學博。施於有用。謂靡不宜。乃眷西陲。最爲重地。惟撫綏備禦之任。必通明敏給之才。予難其人。於爾爲得。委遇之意。則惟其勤。避讓之誠。夫何于再。勉祇其往。當體朕懷。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朕惟朝廷之體。廣大材賢一作賢材之士衆多。必有耆哲之臣。以爲時望之重。卿早被獎擢。藹然聲猷。參聯鈞輔之崇。協贊樞機之要。履躬之懿。久見於純誠。事上之忠。志期於盡瘁。顧方深於毗賴。而懇避於寵榮。封章繼來。敦諭亦至。引年以禮。雖嘉止足之賢。優老虛懷。未忘眷遇之意。往安厥位。宜體予衷。所乞宜不允。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五月三日

伏以南薰被物。方茲長育之明。西覺稱雄。允賴慈仁之濟。俾延淨侶。虔啓法筵。冀迓百善之祥。普洽萬生之衆。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憂國百慮。簡拔寒俊。而多得遺才。慎重賞刑。而惟恐過舉。蔚然德業。方厚倚毗。而綱憲之司。異同輿論。或事非大體。或言涉難明。因其摺據。於至微。益見始終之無過。雖開廣言路。務在兼容。而進退大臣。豈當緣此。所宜篤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渙然無疑。來復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五月二十四日

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刀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爲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一作味。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宮弼。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一作五月十九日

卿以業履之清優。任樞機之密勿。余所禮遇。時之具瞻。爰屆誕辰。俾加慶賜。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禦天災。安吾民豈不在良吏。爾學優從政。職任治人。因凶歲之疫飢。體詔書之隱惻。既免罹於殍。仍不夭於札瘥。再惟敏事之材。深得卹荒之禮。第課來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績。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進奉謝詔六月十七日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宜優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誠恪。深用歎嘉。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大鹵之雄。中權爲重。時有舊老。束于予衷。寵之旄鉞之榮。委以蕃宣之寄。效駿良而來獻。將誠愨之甚勤。省覽已遠。歎嘉曷已。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書殿之職。號爲清優。舊德之臣。所宜寵異。乃求駿足。以副勤誠。曾非貴物之心。實體事君之節。省闕于再。歎獎不忘。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渙進奉謝恩馬詔同日

國家慎重選材武委之事權。優其寵榮。所以責効。厚其殞予。所以養廉。乃因物以達誠。見事上之惟恪。省闕于再。歎嘉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卿惟時舊德。爲國將臣。推恩典以旣優。俾家庭之增寵。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闕以還。歎嘉彌切。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禋享禮畢勅書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仲虔。惟熙事之旣成。實庶邦之共慶。載披來貢。深見輸忠。省闕以還。歎嘉良切。

賜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乞知青州不允詔七月二十一日

卿強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讜言。足以承顧問。朝夕獻納。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劇煩。嬰以事任。懋乃賢業。宜有施於朝廷。奮乎壯猷。豈暇便於鄉里。其安爾職。深體眷懷。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命第一表不允
斷來章批答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迺者卿數上封章。懇辭樞要。兼引年而爲請。思還政以自頤。眷惟耆舊之英。誠久劇繁之任。俾增書殿之職。仍參講席之聯。是曰清優。豈忘顧遇。而進見之際。聰明未衰。迺遷使領之華。往重邊陲之寄。予意所屬。僉言允諾。雖冲尙之可嘉。惟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八月十六日

勸力農而務本。惟汝之官。登嘉穀以告豐。乃時之瑞。粲然良實。來効貢囊。載惟修職之勤。式緩憂民之意。省閱于再。歎尙不忘。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幀勅書同日

壽觴紀節。罄率土以均歡。妙像有儀。獻無疆之善祝。嘉乃愛君之意。見於事上之恭。省閱以還。歎嘉良切。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詔八月十五日

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卹煩。而待材之難。顧常勞於選任。矧居外茲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固爲榮養之樂。其毋必讓。當體至懷。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獎諭勅書

嚮者長人之官。備盜不謹。害我命吏。驚茲遠民。汝於斯時。能奮厥効。督捕甚急。饋餉有方。致茲兇徒。卒就擒戮。第功來上。覆實不虛。載嘉勤勞。深用褒歎。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九月二十四日

四時適序。萬物堅藏。嘉歲事之有成。繫神休之是賴。承茲靈貺。報以吉蠲。惟冀享誠。益敷多祐。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同日

伏以坤德流徽。式臨於誕日。貝文宣妙。恭仰於巨慈。載嚴祕邃之庭。駢集清修之侶。冀資壽福。時啓靈場。伏願毫相分光。法雲假蔭。憑茲勝利。永保遐齡。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良月。曾沙誕慶。爰紀於嘉辰。夙清祕殿之嚴。並集祇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禧休。一作祥。
永輔坤儀。益隆壽祝。

故贈漢王允讓十月九日圻攢祭文同日

日月惟吉。山川既佳。啓茲攢塗。往卽襄事。顧歆薄奠。宜體哀悰。

故贈漢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同日

儀物既備。川塗甚夷。往卽佳城。卜茲吉日。靈其顧享。副此哀懷。

故贈漢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同日

惟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卹典斯備。往卽安宅。享茲克誠。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同日

葬之爲禮。古所重焉。方將事以在塗。顧勞心於祇役。眷賴之意。不忘于懷。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耐葬隨護宗懿已下勅書同日

日月惟吉。川塗匪遐。顧襄事之有期。嘉送終之盡禮。勞動備至。眷矚良深。

撫問尙宮沈氏勅書同日

輻旌就道。霜露戒時。載惟將護之勞。無怠祇勤之意。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墳并沿路巡檢道路及管勾一行靈輦程頓排辦等朝臣使臣內臣等勅書

卜吉趨時。送終備物。顧風霜之方厲。念事役之爲勞。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虛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之隆。名稱甚盛。朕方虛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鈞衡。宣勞夙夜。惟是小大之政。損益施設。惟卿之爲。罰罪賞功。進退能否。惟卿之聽。時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惟卿之信。若乃恭己南面。庶幾輔予。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圖。其三者。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屢辭。實所難諭。卿其體茲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自懇避一作而自懇避

【賜李端懿讓恩命不允口宣】俾委一作建俾委

【大相國寺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之明一作時

【賜富弼乞退斷來章手詔】議既不一一作不當

【賜湖北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以禦一作銷

表奏書啟四六集

卷一

諫院謝賜章服表同王素慶曆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日日。準閣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效。不敢卽受。乞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廡下。俟命不報。方其彷彿。未知進退。而閣門吏已迫臣等入對。及見於延和。有司贊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竦動羣臣。允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臣等雷同徼幸之流。而爲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愛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報謝。惟以至誠。今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尙不欲令外人所非。伏況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小失。不見于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慶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尋問得有聖旨。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恩渥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在於臣職。皆所當言。豈有自爲僥倖以冒榮寵。其召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取進止。

辭召試知制誥狀同前

臣今日準中書召臣。聞有聖語。令臣就試。已曾略具劄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髮驚。伏念臣本乏才能。豈堪作用。誤蒙聖獎。擢在諫垣。竊自思惟。無以論報。但竭愚慮。知無不爲。凡姦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沾名。未察臣心。紛然議誚。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辨。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覓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譏議者謂臣向之所爲。果是沾激。本非爲國而去惡。但務傾人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以自明而取信。兼恐小人見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趨。一長其風。遂成媮弊。益上干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況臣供職未久。言效無聞。方今百度未脩。四夷多事。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亡狀遽遷其召試之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爲中書催召。倉卒之際。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辭直除知制誥狀同前

今月六日。準中書召臣試。尋曾具劄子。并奏狀辭免。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召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飾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悃悞。竊以朝廷進用臣下。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情僞。今一言事之臣得速進。則小人好進紛然。爭以口舌爲事。至其甚弊。埋難抑絕。則後來有讒言之士。必雷同以干進見疑。使君子小人。情僞何別。故臣以謂任人之體。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臣累得對便殿。奏事之際。常陳此說。伏況臣供職已來。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優容直言。然而夷狄未賓。盜賊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蘇。以事考言。其效安在。而數月之內。恩殿頻仍。當黜而升。宜罰而賞。繫於國體。則如前所陳。揣於臣私。則自知若此。且夫設官賦祿。本以勸善。擢臣一人。好進者得以奔趨。無勞者皆容忝冒。所損已多。伏望聖慈。憫臣愚訥。直降恩命。特賜寢停。

辭免第二狀同前

昨以準中書劄子爲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虛辭。上煩聖聰。自陷矯詐。蓋臣所陳述者。上繫朝廷事體。非獨專徇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進。則僞言者誘以爭趨。今若辭讓而不獲。則僞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猥以菲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效。則今所居之職。自足展效。但患無能。若以寵典爲賞勞。又無可賞。伏況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苟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所除誥勅。早賜追還。

舉呂溱自代狀同前

準先降勅節文。應兩省臺官尙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閣門投下方得入謝者。

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溱。首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肯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爲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謝知制誥表同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一作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

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又不一作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熱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同。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效。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闕】 慶曆四年八月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 慶曆四年九月

臣脩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前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獎諭者。聖后常天。孝循先志。嘉與左右。奉爲大法。成編上聞。懼不稱旨。蒙詔溫諭。以榮以忭。臣某中謝。臣聞藝祖造邦。翁受駿命。文綏武服。震驚萬方。十七年間。大業以定。神宗享御。睿謀獨斷。照姦以察。固賢以誠。政清法明。夷夏安樂。章聖紹衣上下。錯國旣安。玉帛走於庭。犀革甕於庫。刑賞有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嚮懋歡喜。恭惟皇帝陛下。以甚盛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味爽思道。置器安處。納民大中。尚惟一祖二宗之遠謨。有百世無疆之不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乂。天垂日皎。布在方冊。爰詔近侍。採摭要實。祕在大府。用裨聖政。蓋守成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隕越待罪。聖度兼貸。錫以褒言。誓捐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辰。無任激切。

謝賜慶曆五年曆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陰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自別。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機之餘。親考上元之曆。以授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任轉輸。兼司按察。若乃加正朔於四海。頒政教於兩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端。至於經時節。勸農桑。候豐凶。勤畜積。順時令。察姦非。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洪恩。

滁州謝上表 慶曆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尙叨於清近。爲邦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媿無善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一作仍未及筭。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織過。奚道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然臣自蒙容獎。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鱗多。是速孤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

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 慶曆五年十月

臣脩言。伏祝十月九日赦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蒸乎美澤。賚及萬方。華夏歡呼。人神一作祇感一作悅。臣某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繼聖垂衣。率勤儉以任躬。推仁恩而浹物。勤稽先訓。謙弗自專。奉二后之慈靈。永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據有經。然後肅清廟以載嚴。由闕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懿範有光於典策。臣守藩地近遠一作受國恩深。欣盛事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克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脩邦貢。儀用罄臣忠之節。

謝賜慶曆六年曆日表

祇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清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己南面。授人以時。屬此歲端。大頒玉曆。臣職在守土。愧無他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臣脩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曆七年曆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吏。皆蒙頒

曆之恩。匪以爲私。蓋遵彝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爲玉曆之文。以叶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

慰申王薨表慶曆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王德文薨。皇帝幸後苑舉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遽背明時。奄然殂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臣忝居侍從。遠守詔條。不獲躬詣闕庭。以伸奠慰。臣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慶曆七年七月

臣脩言。伏覩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致孝。式表於奉先。三后在天。並垂於鴻祐。人靈交感。華夏歡呼。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撫重熙之運。親執玉幣。禮天地之神。祇時奉烝嘗。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別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嘗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表慶曆七年十二月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祇服以還。戰兢無錯。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違。過蒙獎擢之私。忝居侍從之列。坐尸厚祿。安處善邦。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祀。洎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勳。卽封加戶。併茲榮數。及迺無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礪。上答乾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慶曆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興。人神一作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克一作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一作士衆。閉守城闔。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卽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恪一作肅。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慶曆八年二月

臣脩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勅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敍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上一作繫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冤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效。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潁州謝上表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脩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潁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閑。坐享榮祿。雖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爲臣之心。豈自遑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可以事國。

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衰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交攻。睛眸雖存。白黑纒辨。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閱其孤拙。未卽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 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潁州者。恩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爲寵。臣以喜爲憂。伏念臣自小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行。不思今世之難行。而自遭遇聖明。驟蒙獎拔。急於報國。遂欲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旣將行己。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況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讒誣。迨於降黜。當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衆怒。尙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容慈。謂臣貶職之人。悉皆牽復。憫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敘進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逮此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忝冒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臣脩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潁州者。恩遠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某中謝。臣伏見前世材賢一作材之士。身結主知。勳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尙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

用之未見其効。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與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尙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困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儉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尙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皇祐一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尙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襄升。臣某中謝。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比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恨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

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翟闞。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踣厚踣高。但撫躬而無措。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干進。一作不進。

【辭召試知制誥狀】不以自明。疑不字。

【辭免第二狀】所陳。一作累。獨專。一作。

【謝知制誥表】未少。一作少。玉色。一作顏色。聖主。一作明主。

【滁州謝上表】乃未及筭。一作未筭。尊號。此上一有伏遇二字。

【賀鴻慶宮成奉安表】玉幣。一作非幣。

【賀平貝州表】王則。此下有等字。

【揚州謝上表】以優已優。自勵。一作勵。忘言。一作廢言。孤拙獲全。

臣愚。備蒙其幸。

【潁州謝上表】昏蒙。一作昏。皆愚。

【謝轉禮部郎中表】臣尙書禮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知潁州者。授

謂字下。有移字。憫臣。此下有而字。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曖昧。一作曖。元。尙當尙思。

【南京謝上表】困風波。一作困。

卷二

【至】爲幸。【二十九字】一作危。孤拙獲全。爲善者皆當感激。罔欺不効。好讒者由是沮消。豈特

自小。自少。篤行。篤信。不敢以。一作以。謂臣貶職。

謝賜對衣狀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於清光。賁以身章。遽蒙於寵賜。授受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遭光華之在旦。荷榮祿以逾涯。非惟罪謗之多罹。實亦禍罰之並至。苟存遺體。僅續餘生。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覆燾之恩。幽微必及。召從廬次。復以官聯。當陛見之云初。陳笥衣而有煥。飾躬增耀。愈彰不稱之譏。處物雖愚。猶識謝生之所。臣無任。

辭翰林學士奏至和元年九月

臣今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翰林學士。所降勅告。臣未敢祇受。竊以內制之職。選用非輕。臣以庸虛。繆塵侍從。歲月雖久。能效無聞。居外任不歷。煩難在朝廷。未有補益。見居學士之職。已甚厚顏。豈敢更希榮進。況臣屯蹇之迹。憂患所侵。齒髮凋殘。心志衰耗。嚮侍老母。久纏疾恙。尋丁憂制。僅有餘生。累歲以來。學業荒廢。詔誥之任。尤非所當。欲望聖慈。察臣衰拙。所有恩命。特賜寢停。臣無任。

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摺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一作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

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詞前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澤逾涯。復叨於蕃錫。退循味陋。曷稱暉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內署凝嚴。遽叨於廁職。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宸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頒衣。媿甚曳婁之刺。輟以內閣之駿。飾精寶校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醴補。但誓糜捐。臣無任。

乞洪州劄子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人禁署。迨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迫於衰病。眼目昏暗。脚膝行步頗艱。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翰苑事無繁劇。聖恩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兼臣鄉里在吉州。昨於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未備。本期服闋還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祿。因便營緝。而自叨禁職。在苒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懇迫。特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劄子嘉祐三年三月

臣準閣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爲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繆。忝廁翰林。又充史職。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尙書禮部。刊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闕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

多兼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況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俾塵禁署。中年衰病。常憂廢職。至於講說經義。博聞彊記。矧復非臣所長。今者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者。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誚。所有告勅。不敢祇受。取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禁署爲一時清選。旣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讜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旣皆習慣。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忠此。而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旣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資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開封府劄子

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聞內出誥勅各一道。付閣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

歲已來。累有奏列。狀一作。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日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勅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成書。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窮慮墮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二劄子嘉祐四年正月

臣輒有愚懇。上干聖聰。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別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每以尸素爲慚。昨者忽被選差。俾權京尹。臣雖知材力淺薄。衰病侵陵。當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廁翰苑。迨今數年。所職清閑。過享優逸。一旦遽蒙煩使。不可再辭。亦欲勉強年歲之間。少陳筋力之效。苟無曠敗。乞一外州。不意眼目舊疾。遽然發動。蓋自供職以來。且且常於燈燭下看讀文字。及簽書發遣。自早至夜。率以爲常。全藉眼力。而臣舊患已及十年。兩目眊然。中外具見。近一兩月來。暗昏疼痛。屢在假告。不無廢事。人雖未責。臣豈自安。臣自前累。曾陳乞江西差遣一任。欲乞檢會臣前後陳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解繁劇。以養衰殘。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三狀

右臣近罄懇私。自陳衰病。願罷權尹。乞一外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臣以庸繆。過叨獎擢。不能陳力。輒欲辭勞。當被刑誅。敢期詔諭。理宜祇惕。明訓。勉勵疲駑。而敢再干天聰。固自愚執者。蓋臣有不得已也。臣舊患兩目。於

今十年。近日以來。發作動。一作尤甚。眵淚浸澀。睛瞳眊昏。視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頻請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遑安。欲竭力枝梧。則疾患凶攻。有難勉強。夙夜憂畏。不知所爲。欲望聖慈憫臣衰殘。察臣愚拙。許解繁劇。假一遠外之州。俾之待罪。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四劄子

臣近兩曾陳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許。蓋以臣衰病不支。難當任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闕外州。以就優逸。臣年雖五十三歲。鬢髮皓然。兩目昏暗。自丁憂服闋。便患脚膝。近又風氣攻注。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幾。以此貪冒榮祿。兼處劇繁。實知難濟。矧自權行府事以來。三致臺諫上言。兩煩朝廷起獄。其它碌碌常事。亦無分寸可稱。蓋其資材本庸虛。加以精神日漸耗竭。處之清職。則論議謀猷。無一可取。擢以煩使。又心力疲憊。自訴不能。上賴聖慈憐憫。雖未欲遽棄於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呂溱劉敞。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召歸。況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誓於餘年。少圖報效。今取進止。

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解能府事。兼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虛。誤蒙獎任。不能陳力。況未及期。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非時濫被恩賞。況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職。到今才及半年。有餘。不因朝廷別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雖聖恩優厚。過寵衰殘。而臣自揣量。無容濫受。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貴少安疲病。今取進止。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同前

臣近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尋曾瀝懇。乞賜寢停。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勅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伸報效。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訴以不能。然則如臣久冒寵榮。果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所以慚懼徊徨。不敢卽授也。臣竊見前知府呂公弼。差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徒領羣牧。遂却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蔡襄並因方面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僞。上煩聖聰。直以恩寵頻併。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宰議。今取進止。

舉呂公著自代狀同前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自相門。躬履儒行。學瞻文富。器深識遠。而靜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爲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爲提舉編修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備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

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勅者。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脩書官。並均容澤。竊緣臣與他修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並各十年已上。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范鎮王疇呂夏卿劉義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加一作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虛飾辭讓。煩黷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今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獎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頓於此際。過飾僞辭。取好讓之虛名。爲有識之所誚。實以臣撫心內愧。不敢自欺。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爲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

體聖恩。便合祇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以所需。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爲榮。臣若自欺不書。則冒寵雖多。爲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賀壽星表至和三年二月 譔雕在此。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發憤。而以仁慈寬厚之惠。愛養元元。下泊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天字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久列侍從。訖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兼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勅刊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浪養衰頹。拙兼便私塋。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嘉祐五年 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攻於外。一作事迫於中。一作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昨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禍。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祇期服闋。

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緝。於至種植松柏。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立碑碣之類。事雖倉卒。冀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開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其一作榮祿。食言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稟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鬚鬢蕭颯。一作久已皤然。臣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廁賢材。英雋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恐遂不得一償素志。以爲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累會陳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嚮欲伺候唐書了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勾當未了事件。臣是敢罄述愚衷。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容獎。拔自常流。置在侍從。始今十有七年矣。訖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閔臣昔當少壯。銳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於此。哀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數年以來。前後陳乞。許特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憊。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犬馬之力。上酬天地之仁。臣無任徬徨激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玷恩榮。而生稟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斥守滌陽。在外十年。遂至自首。頃除髮制。還奉內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竝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清優。顧亦無出禁近。臣豈不思嚮之流落。引領欲一作還。而乃却蹈風波。自投遽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凡諸懇悃。嘗具剖陳。不敢煩言。況已罄盡。再念臣遭遇明聖。過被恩私。犬馬無知。猶能報效。而臣性既疏簡。識非敏明。少以專學而自愚。不能趨世以濟務。效當求實。

而安事虛名。才貴適時而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未嘗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足采。惟有文字繆爲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載。屬中外無事。文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爲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亦何闕於事。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上煩容慈。曲示恩意。特頒詔諭。前例所無。捧讀驚慙。繼以感涕。臣亦竊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填溝壑。則漕餉舊物。尙或冀於見收。而疲馬君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免。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遣。臣以衰殘。久塵禁署。已兼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況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只兼舊職。其經筵闕侍讀。別賜除人。所有誥勅。臣不敢祇受。今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堯樞。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體。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始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

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收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容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僑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一作毫顧質早衰。況漸凋於齒髮。但思臧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媿。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瘁之可勉。俾承闕乏。以効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逢之會。職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辭參知政事表

嘉祐六年八月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踟躕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於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誤獎之恩。

廣僉諧之訪。憫疲驚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又於在廷。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効之誠。殞糜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贊武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冀得非常之材。迺以敝遷。俾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況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濬亨嘉之會。驟蒙獎拔。一作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容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髮并。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尙可策其疲驚。猥以備員。遂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

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爲惠。雖澤貴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既難安於兢愧。敢自避於黷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顯愚。學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蘊而得施。坐耗歲時。訖無稱而取誚。方懼素餐之責。敢懷濫得之心。屬宗祀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既竊窺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賜之昨餽。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回高明之聽。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恩。務先於幽遠。憫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收渙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遂錫

宴於羣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獎擢。參贊鈞衡。陛下憂勤萬機。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民物熙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既得以尸素偷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召。赴天章閣。寶文閣。親祖宗御集。賜飛白。羣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千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容澤霽流。溥天咸被。時惟朽懦。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不周於往行。一作時用。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招謗各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常茂業繼文之始。乃歎謳歸啟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俯從祇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驚之效。庶伸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離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束髮。遭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紫樞黃閣。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審汪洋之澤。臣敢不勉脩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屏涓埃之效。少酬覆燾之私。

【謝對衣金帶鞍馬狀】促召。一作祇召。

【辭侍讀學士劄子】朝廷與添請俸。朝廷二字。一作恩。

【進新修唐書表】百有五十。此上一字。萬代。萬世。平和。口口不幸。此上一字。不足暴其。足。一作得。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六十卷。有纒字。

【賀壽星表】英辭類編。運作中書賀壽星表。故其後云。忝備宰臣。案中書公用表章例。是知制誥撰。

【乞洪州第六狀】刻稟。刻立一事。雖難字。

【乞洪州第七狀】隨衆人。衆字。

【辭樞密副使表】殆浮華。殆一作晚。勤古學。晚一作禍。谷。每苦優容之賜。賜。一作德。

【謝樞密副使表】僑賢。僑一作真。以寵而爲憂。以爲憂。早從。從。極一作副。樸直。樸一作少。期。少。一作。

【謝參知政事表】俾之。任之作。

此卷謝賜對衣狀云。授受之際。廣韻。受字上聲。納也。承也。盛也。得也。繼也。授字去聲。付也。公之它文。或以授爲受。以受爲授。蓋一時互用。不可輕改。

此卷謝賜衣帶鞍馬狀。乃初入翰苑時。其云神都繁浩者。謂前任南都留守也。或疑解開封府之後。誤矣。廣韻以謬爲差。誤。繆爲紕繆。皆非美意。此卷辭翰林學士奏云。繆塵侍從。乞洪州第三狀云。臣以庸繆。修唐書表云。黜正僞繆。并集古跋真蹟。凡言訛謬。盡用繆字。可見互用之意。元文不可輕改。

按兩朝國史。至和三年二月辛卯壽星見。此卷賀表云。庚寅之夕。蓋陰陽家分亥子爲兩日。又太史例。以次日奏。故史書辛卯正應表文。吉本作臣等忝備詞臣。乃與翰苑同僚。其上表也。英辭類稿題云。中書賀表。改詞臣爲宰臣。雖故事舍人當作詳。注纂誤。然慶曆四年春。公知制誥時。初無此祥。當以吉本爲正。

卷三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治平元年閏五月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黷高明。唯知踟躕。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填壑之有時。弓劍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驚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願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羣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割瀝肺腑。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悃。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誼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守。常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概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勅。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勅。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衆以爲非。若竊事爲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卽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旣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爲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願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容獎。以此時勞。况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尙當裁抑以絕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己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惟。雖君恩至優。遠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容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黷爲煩。欲望天慈省閱。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寢停。免於此四方旱災。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急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爲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兢一作惶失節。臣某

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論。但知守拙以爲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橫啟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修理。內量譴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回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髮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悃愫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祇希千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容獎。俾忒宰司。訖無豪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晻藹。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羣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回賜含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尙冀昏瞠之復明。會阿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爲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澀。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祇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來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強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

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草。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况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容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腑。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羣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修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爲。已慚廊廟之訐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乏。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諧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含垢。未卽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修職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卽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面陳悃愾。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絕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

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祿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爲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况如臣者。尸祿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澀。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誤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閑僻處。將養三二年。或日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効。乃是臣自爲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爲難。早賜恩許。今取進止。

第三表 正月二十九日 上二月二日 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爲本。立朝以進退爲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保庇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愈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蓋切懇私。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諧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絕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瞽祛昏。尙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爲雨水爲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 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爲降災。惟譴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飢已甚。饑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

靈之寬仁。尙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修官。然後別選僑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災。虔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迂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面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山愚陋。進冒寵榮。一武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總。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辜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容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羣臣震惶。況居任責之司。敢爲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自膺眷命。光紹不圖。總覽萬機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求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爲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望皇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爲修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寶。

再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爲。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實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輒殫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卑。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羣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恩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作。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駑。誓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日旣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澗。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革腐脰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輿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作。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容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願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尙乏周身之智。豈堪爲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輒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顏。悉陳悃悃。伏自濮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違經。非禮無稽之說。恥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一作作。爲名。因乃一作作。肆言訕上。指臣爲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榜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

爲誨等誣誑銜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爲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爲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爲荆南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爲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譁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爲傳播。如臣者。豈合強顏忍恥。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以爲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當懇自白。一作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瘡渴不止。昨日而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爲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 三月二十八日 上 四月三日 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粟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爲。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羣議。甄收獎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興。願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彊疇殘之質。坐懷寵祿之貪。昔古一作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痾之苦。齎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旣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

伏望皇帝陛下曲軫容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訂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實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爲於有補。苟未填於溝壑。誓終竭於涓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答批。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獎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驚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舍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容聽。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閱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保庇。以爲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爲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爲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顏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縉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榮爲辱。其去也。以黜爲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毫一州差遣。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 上初七日 批答不允 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旣以難安。仰叫帝關。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邁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機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

殺不辱之節。所以強顏忍恥。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飈風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噪。衆疾內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彊。幾或不一作。至於踣顛。方奮銳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道神理滿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恥。閔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羣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繫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尙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獎勗。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頰。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遠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泊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誨等章疏矣。其罔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辯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爲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寃。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辯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微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恥。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惟。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

臣能去。是爲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祿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獎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比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爲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恥。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爲苦耳。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重疊。敍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獎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逐。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卽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顏。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毀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強衰殘。不知廉恥。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下。過蒙陛下獎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爲也。若終於尸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強。若進退名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

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悞。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尙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承表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尙書左承。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駑。終不堪於遠用。徒以且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遠羞。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雖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機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已。一作衰尙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承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滂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獎用。疲驚雖難。一作勉。訖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重政。繼離明正。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渙汗。臣敢不遐思。弊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少圖後効。冀盡夙心。

【辭吏部侍郎表】幸或。一作幸。

【第三劄子】夙夜。一作夙夜。容聖。一作容聽。

表奏書啟四六集

卷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爲御史所彈。臣卽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橫被汗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惟。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糊隱忍。不乞與一作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爲辨曲直。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糊不爲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爲誣汗。然而若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入。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爲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內事。之奇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

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爲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昏瞶。幾不辨於騶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閱。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皆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容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尙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爲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旣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使中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旨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爲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

遭遇聖明。特爲窮究。則當爲寃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于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爲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爲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具所直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爲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生死。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卻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遊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使有行遣。

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鞠。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奇無事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爲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卽須行遣爾。豈足爲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爲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爲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爲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爲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旣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詐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爲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糊。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別。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安

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自臣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辯別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隨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疏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辯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辯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爲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効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辯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辯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曖。一作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爲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爲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

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暖一作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專欲以暖一作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辯。冀望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糊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爲之。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

三月四日考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常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勝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爲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勝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勅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卽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爲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

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閣門。祗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懇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負。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聞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闕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晝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

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簷。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一作臣察。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汚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罔。外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慚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卽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寃獲雪。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寃。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慚懼。而無地自容也。祇此二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具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于位。祇如前日所爲。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爲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爲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老。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虔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俛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開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悅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一作}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爲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臣竊自恠以爲晚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橫。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尙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髮。詢于衆則怨毀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虛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善事不獲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恥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冤已雪。旣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爲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性乞出自^{一作}於。容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

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大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臣一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榜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容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容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錄。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而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各一道。授臣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策勵驚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

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表

職清書殿。實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譴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負懇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

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宜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首。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調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半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變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隕。上煩容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泊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降。僅能去位。而清資黜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覲。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治平四年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俾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不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取期容眷。尙及愚臣。寵異羣邦。光生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庶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爲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悃。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蛟鱗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日昏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容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遇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事可稱。無言一作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窄。一作檻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毫。一作守毫社蓋以去類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陳奏。乞枉道至穎。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毫以來。殆將暮歲。一作暮舊苦瘠渴。蓋已三年。腰腳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

猶多妨廢。坐尸厚祿。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啟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愾。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隕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尙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慚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封。一作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

愈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概。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爲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爲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尙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爲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尙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獎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方。一作許。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擢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尙賴君父之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容慈。臣今三請。雖未忍棄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尙冀終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恥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爲。故圓鑿方柄而難合。以至被侵陵於羣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祿。加以艱

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殫。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爲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捐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僮。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朽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遙。遂其物性。幸克戎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繆。遭遇三朝。誤被獎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補。一作於毫分積爲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至顛隲。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中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祿。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澗。若注漏卮。腰腳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憫。未忍遽棄。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歸老田園。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尙茲再黷。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隕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悃。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遠穎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尙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稱一作談正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千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行清渴。四肢瘦削。腳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恍惚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寮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祿。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

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尙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尙冀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陳力。恩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凌。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目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著轡至賤。閱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瞶眊替。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常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尙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愍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熙寧元年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

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爲腳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天下之心。此作爲。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使事虛。此下爲。

【乞罷政事第三表】動皆臣忌。思一作過。

【亳州謝上表】于廷。一作于朝。知士其難。其一作爲。懇辭。一作懇還。必報之効。一作爲。

【亳州乞致仕第三劄子】累表。一作累奏。

【第四劄子】明聖。一作聖朝。

卷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日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腳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瘠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

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腳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勅。臣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旱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之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顏。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強。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竊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重任。俾守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祇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

眼目腳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吏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強。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腳。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使於將理。所有勅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尙書劄子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尙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常祇命而行。豈合上煩容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尙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尙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尙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強。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祗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惴懼。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勅。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尙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而。俾綏東土之人。祇荷寵靈。徒知殞誠。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疏。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癯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爲寵者。臣以爲憂。是敢輒殫悃悞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因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視顏而祇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奧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修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爲於賤微。尙堪收錄。而犬馬苟譽於參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霽流。推行於大慶。祇膺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守上。執豆籩而祇役。罔獲施勞。逮輝翟之餽餘。遽蒙均惠。無功受賞。莫追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二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

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爲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饑。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育黔黎。仁深覆載。閱扶攜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代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正。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籍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容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皆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便當策勵。征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忘。一作忘。腰腳舊苦。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穎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就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煩容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晴曠氣暈。侵蝕幾盡。腳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強旣殘。日虞曠敗。況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奉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容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俟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尙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食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旣已大誼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容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飾一作。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同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腳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卻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贊賜臣告勅。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儉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強。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忝。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潁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腳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卻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告中忽被容恩。有此差遣。一作。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重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託。不敢祇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附馮供
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得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患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無至。祇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詳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使。臣以高秩一作厚祿。非爲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久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賜一作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後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稍。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衰殘。尚非所受。而況實難勉強。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爲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慮之無媿。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有不妥。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有難。敢更竭此一作敢。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爲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容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陞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爲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使超兵部尙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顧臣何以自處。此一無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尙合懇辭恩寵。況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千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腳膝一作未至着牀枕一作。眼目猶可分人物。使謂尙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寒責而誤

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苟得。臣一作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肝是髮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僞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迫還新命。一作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昔之遷。剖竹分符。尙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謝。伏念臣不出孤平。一作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大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漸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向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使私。哀爾尪殘。容其僂倖。仰被乾坤之道。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尙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久苦於病衰。早歲已陳於悃悞。敢茲再黷仰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管俸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慙。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一作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

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殍驅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瘠渴澗。注若漏卮。弱脛零丁。尤如槁木。加以晴暉氣暈。幾廢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墜職曠官。實爲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閭。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爲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恩許解政事。卽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爲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尙書。安撫淄青一路。旣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使於歸老。未得請間。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容慈。察其誠實。養疾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盜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心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止。腳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臣昏衰疾病。旣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念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尙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鎚。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遭千齡之享。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埋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迄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爲優容。八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爲臣。不必伏於牀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毫迄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牀枕廢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爲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

同。恩禮優幸。不爲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獎。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爲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爲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蒼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卽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容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卽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遭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尪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悞。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以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重一作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摺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尙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腳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祇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祇於嚴召。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卽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

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紱。方伏田廬。常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容眷。尙錄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尙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爲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旣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奇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筆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召。不遑祇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爲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啟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修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織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巡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于浼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容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辭免青州第三劄子】緣臣此上一有蓋字。

【謝賜漢書表】皆眊昏眊一作。

【乞壽州第一劄子】憐憫一作憫。

【第二劄子】恩詔一作明詔。欲求欲乞。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三聖一作三朝。

【辭宣徽使第二劄子】衰病一作衰疾。

【蔡州乞致仕第一表】常制一作常典。惴惴一作恐惴。嚮由一作曩由。永繫一作永依。

【第二表】曲加一作曲煩。砧錯一作錯。

【第二劄子】言意重復一作重復。

【謝免明堂陪位表】在外一作在位。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碑名一作銘。

卷六

上胥學士僖啓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黃。並出以未塗之估。擬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旣宿春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惟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祕。虹蜺遠映。拂霄堦而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軼前良而通羊。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倚袂於羣英之殼。頰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纒轡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縷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鏹。暮召大臺之對。尙方給札。霈灑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以生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乘黎。而下視。頃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恥從吏對。出檢猾商。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尙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健江之清郡。標軍壁之上游。犬彘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堂聽訟。閉閣凝神。秀野頰春。過衡臯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特。一作起。望之補更。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逆日。對顯顯之表。威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

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需芳潤者。漱其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一作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盍希品目。伏念某。社稷構稿。膏粱鈍昏。拘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慚於遠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一作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稽筋甚絳。乏朽木之先容。無一錢而爲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僉父之訶。頑鈍以取世資。但聽斷輪之曉。終非分器。第困窮塗。一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塵至猥并。雅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累以蒙羞。臥漳濱而舍痾。竄身茲久。弔湘壘而感賦。些語迷招。當樹之於無何。官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未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仰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蕪累之庸音。竊覘崇闕。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蛙之可度。然一作遇某官。量陂無際。宇陰甚穠。一作推穀成猷。噓枯振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在雲夢於胸中。兼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贊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一作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躒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一作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昨夜。據捧雄篇。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逾麗。以盈箱。雕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碰星。豈惟數句。固將備四崑之王府。

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語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贊蕪音。仰塵紉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干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疎。陸加震疊。竊以昔者魯衰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吝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綵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日。毋密擊欬之音。兔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倥蒙惟舊。操檢弗支。乏沃若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歎茶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翦。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墮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借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日。州閭貶於素論。篋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効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飢餓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於唾鄙。蹠蹠短韻。迨無取於擊轅。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茫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餽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眎矚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嘆而爲美。當黜閣之多暇。枉虞筆以摛文。緝旨星稠。襞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開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人耳。謹當納藏行褚。歸耀當閭。製以十綈。爲天下之至

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謝國學解元啓天聖七年

右脩啓。伏視解文。濫膺名薦。肄三合雅。方列於胄筵。旅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遴柬之彌衆。叨首舉以爲榮。飾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漢席遲賢。一作賢。以得人而爲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或偕。乃署秀廉之等。一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羣材。並贊郁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況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靡環流。聳三宮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不羸。垂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規。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治。擊入殼之羣雄。躬孝武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持爲孝秀之門。責士著以占名。一作謹詳。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衆咸。一作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羣。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軺之聘。光束帛賁園之招。張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珍。超振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景。而復詔大胄之掌版。登遊倅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閎論。當此三道。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能高妙。業履優殊。闕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響未徹於一臯。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乎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業。早失先疇。書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志求。或作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爲估畢以呻吟。動取戲儒之詬病。皓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車。對策無爲。終以空言而

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鍛羽嗟其矚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嗤於丘嫂。旁雖騷而發詠。幾吊於湘壘。志銷落以堙沈。迹零丁而孤苦。頃自脫身僑籍。著錄師譽。學狗曲以見譏。肆鱣堂而卒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僉荒而見隔。對合鱗而記食。躡訛履以倦遊。會深詔之爭賢。俾命鄉而論士。慙銜鬻之技。上充跡弛之求。輒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雋軌以並馳。秃千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自以太紛。曾是鯁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奮然。雕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雕苑一作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中程文之規。用冠鼈鬣。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爲器。玷茲襲采。實駭羣倫。顧揚糝以增羞。在冠鼈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視顏。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羣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捉塵尾而不休。翽拂長鳴。託旌旄一作。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穀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銜提獎。益勵進修。磨鉛鈍以爲鉛。策蹇步而晞驥。哆兮箕舌。已簸糠而在前。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天聖八年

楓宸蠖濩。方贊摛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竊顧無庸一作。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實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稜之原。潤色帝王一作。之美。卓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壁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

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借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匪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黼猷。識宇包乎賢業。寢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殼。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淪。樹枵甚乎液構。營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棘誦。切愧命儒。問大尺。一作尺以不知。終然懵學。加以素鍾舛運。生選百擢。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歛。遂耕夫而衣襪。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佞擬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於百郡。每與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慚蹇蹕。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耳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治。惜先芬而懼墮。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驚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繡而爲誓。車騎之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倚一作倚杖。獲覩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嬰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一作惟庸妄。首玷甄陟。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慚鈇鈍。管廁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緒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閭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悅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容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黈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簸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

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闡釋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柬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孱瑣。伏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尙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效。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坐狄啟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筥。驟紆一采之綸。矧惟叢爾之軀。仍玷褻然之首。仰膺渥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二代以同風。闡是齊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與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偃革。外憺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悞。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萃歌式宴。咸預於計偕。游棘樹圍。載嚴於講奏。傲中楹而視試。署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爲一時之清選。夫何么^{一作}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展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溲雞白以樹碑。偶能於童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帥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犁。枚阜屬文。徒率成於翫骸。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言版齋行。常從於末薦。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造賢書之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才而選集。並進乎千簞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冠乃諸生之列。旣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躡蹠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雌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掎裳之在列。誠揚糝以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

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骨以爲牛。則何以靡遺譎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獎擢一作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爲先。賢路一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修。循十則以爲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既由陶者之爲。靡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俞啓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白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雀知之晚。一木爲乎大廈。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詞。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畧。意欲謝交。嵇康之性不使書。寢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示存臨。過敦禮意。迺金迺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勤。敢忘寢寐。伏況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連簾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首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足音以寔然。迷魂若招。頓歸常幹而來些。惜乎一失交臂之舊樂。一作再見回星之周。薰歛燼銷。壤斷土絕。昔人以三月不見。尙或嗟於生鄙。卒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況孤曠之有素。邈帥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疑。獨學而牆而奚嚮。薰濡弗及。寡孤。一作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人且美。溢雲紙以摛思。揆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豁若觀天。驟發醴雞之覆。茲焉匠一作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羅髮。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衰而至毀。而況

天錫標一作絕俗之雋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辯雕一作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策。見枉有司。薦紳寃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堊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髟嚮於九戎。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肝膈。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爲福之所伏。鷲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一作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埃時。掩乎十仞以霜光。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逐水一作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駑而爭路。斯皆雅量之素繡。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宵。誤蒙甄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覩目無容。江關複重。音問睽阻。時旣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愆懷英俊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向。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舉之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比者竊吹一作下科。濫巾一作大府。懷檄之嘉喜。一作容外見。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躔。大相煢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作勉策驚筋之綏。仰陪席聘之珍。問祈招而不知。因慚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謀。賴乎天幸之然。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燧。已積想風之慕。彌增竊抃之懷。俟燠墨以戒辰。卽齋行而首路。傾依一作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贊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懽銘丹臆。恭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徽名緝布於士鄉。晬表挺生於干國。言章絢美。擧六藝之英蕤。一作思緒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蒸髦。今國家崇東駿珍。寤

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賁帛於丘園。而某人夙蘊瑰材。襲膺溫詔。占磐鴻而啟繇。俟萃鹿以送賓。顧以某體質頑疎。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籲俊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覬。仰銜清眷。荷襲袞以奚勝。載扶蒙襟。念英瓊而易報。欽降至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奏馨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而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晡丘園之養高。輕鴈纏而堅臥。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逸爲方外之遊。隔乃一作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蒙。爲鼯鼠而扶機。僅成輕發。養鷄鷓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揆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內惟棗鋪之姿。奚稱袞襲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青標。和者數人。蔑聞一作於絕調。未遑庶報。徒用靦慚。

上隨州錢相公

惟演明道二年。初。惟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後啓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比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塵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四輔之年。市息三九之盜。行郊憩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寶。惟奉百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臥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其德已深。

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啟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卹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享。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讎之職。是辨一作正爲難。委方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一作脫絢組之三寸。簡編

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一作而爲閏。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誑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

總羣言而搏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安。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遽親而得斗祿。雖愬於子心。斂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舉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傾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鈇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

可榮。何勝於容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斂。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淮。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挺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

肅

惠詩啓景祐二年秋時公自館閣調告親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卽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正一作作歌三夏。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符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爲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祕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敢辱褻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慚。譬夫四面之宮。鑿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顧惟愚庸。豈得庶幾。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夷陵上運使啓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爲榮。獲在公麻。是爲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白城之威譽。凡居劇部。皆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爲沉迹。時蒙眴睐。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驚而爲報。將謀就道。卽遂公趨。瞻企門闕。忻愉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啟。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絕無一日之評。影纓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格。蘋蘩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譴訶。尙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爲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覩。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爲於府望。是惟辱味。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敏板。況茲選儒。素本孤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上。過者踐之。搖尾穿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黷朴。賜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敦高議。狠因介使。先辱長絨。過形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尼父之褒。一顧所臨。增其大呂之律。徒益撝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璉。以副傾依。

回三舍人某臣啓恭補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爲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論。必盡於丁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下悚竄。^作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巴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萃議。而猶稽。豈惟愚瞶。私獨稱贊。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臧縮以爲宜。豈望龍光之未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錄踈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簪已棄。尙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溫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閥。無任飛

越。

謝李秀才贄見啟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既陋且窮。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頽然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謂。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仁。徒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啟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虛空。聞足音而尙喜。友於賢者。況邦士之所推。願斥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間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比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修舊起廢。示之典一作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善敍。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慚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十二月內崇文總日
成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

脩啓。今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一作素服。其業。館以禁畧。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侍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

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御之日。鳧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顛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

慶曆三年三月白滑州啓
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彫弊之民。方仰思於惠煦。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卽依仁而有幸。凡云詹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祝塗甚邇。伏惟上爲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宗諒謝賜龜紫啓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爲宰相。裴度爲中丞。李宗閔爲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憲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襲三品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臬。麾毫爲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慶曆三年十二月

比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閭慮空勞。未聞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代言禁掖。

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形獎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己知。懇愾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慶曆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誠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頒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遽辱飛牋。伏惟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蔚然蔚然器。講著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素爲俊彥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以取公輔之材。蒙英旣登。朝野共慶。顧茲淪謫。敢謂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澀訥。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騏驎書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便職。寵光甚渥。輿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膝。訓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期眷與。尙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啓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羣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駭。一作乎

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爲重。趨好尙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已一作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敍。但切一作悚惶。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逸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顛昂之脊。亟由星掖。人踐鑿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卽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勳德光於鼎彝。實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願乃孤危。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修。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柬之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皐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溥。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刃。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顯於羣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爲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彥博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入學通繁表。識照幾先。懿文爲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束。適符寶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爲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袞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爲元志。一一作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稟。廟璉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躔高步。羣俊聳戢。一一作以望風。雄毅龍材。妙選稱爲得士。果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牆而駭目。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課。豈鈇槩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惊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譴。一一作逃虛易喜。蓋人迹之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大寒。感慰所一作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尙。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脩啓。比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雒編。俾之拭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一作講於仁義之餘。深

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
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幅之勤。賦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鏗。三歎之音有餘。
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媿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爲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
誠。敷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邈絕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幸茲鄰郡。首辱誨言。締緝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政條
關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卽入承於光寵。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爲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踈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
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廈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勾稽之餘。
嗇神爲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闊英猷。貿遷時籥。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貳政
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綏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賡。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
翱翔速周。素纒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

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鼎。治羣生咸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上省學士啓】蛙咬。作蛙。

【省學士答啓】雄篇。雄一作蛙。亨衢自至。至一作致。

【謝省學士啓】免墨。墨一作犀。犀談。犀一作犀。操檢檢操。

【謝國學解元啓】對有。對一作對。雕琢。琢一作琢。

【謝進士及第啓】進士及第。進士及第仍當日釋褐。實增。實增伏增。蒿萊。蒿萊新也。見大戴禮。爛乎舜日之晏晏。新也。舜日之晏晏。

且且見卷耳。卷耳新也。見大戴禮。北俗。北俗化素。而後驕。而後驕則驕。遠致。遠致新也。尙依陶者之力。尙依陶者之力。良工之化。

鼎上以雙和調成天下之化。招徠樂善。官遠致。遠到新也。尙依陶者之力。良工之化。

【代王狀元及第啓】世胄。世胄一作地。以播。以播一作已。

【代謝唐簽判啓】飛策。飛策是策。

【答李秀才啓】取侮於盜跖。取侮一作低。筆窮。筆窮一作窮。

【謝校勘啓】黷庚之一。黷庚之一作於。碩鼠。碩鼠一作鼠。

【謝燕龍圖惠詩啓】不敢敵。不敢敵一作不敵。

【回滑州知郡啓】獲陳。獲陳一作陳。磨影。磨影一作影。

【上提刑司封啓】不彫。不彫一作彫。

【回王駙書】之徒切。之徒切一作切。

【回賈狀元啓】廷評。廷評一作評。

【回賀楊翰林啓】恩厚。一作厚。特辱。一作辱。
【賀集賢韓學士啓】惊靈。一作靈。

卷七

與晏相公殊書

皇祐元年
知穎州日

春暄。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尙屈蕃宣。行膺闕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啓當是從官在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下或銜己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寔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願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旣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洩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己。効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作一嘗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

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爲應用之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補明時。中被謗譏。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困病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謀田畝之歸。屢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武樞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閔憐。察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爲開陳。俾遂牢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同前

比者叨膺聖選。俾武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脩學非臻。奧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臚仕。抱孤忠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巽懦。有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猷。翊宣元化。爲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臚容之知。次答陶鎔之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髮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功。而可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敘升。豈惟致寇之虞。奚道曠官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修。必

羣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先靈。雖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鷲之可策。尙冀涓塵。鄙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愧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泥。絃進官聯。祇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塵侍從。蔑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蓋某官爲國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衰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搢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爲元老。東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脩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嘉祐八年五月。

比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羣情皆悅。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以爲

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味。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摛。例貽誨翰。罔知承命。但極感悚。

又回富相公謝書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臯夔。屏于萬邦。中伯之兼文武。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遠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羣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爲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既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樞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效方。材猷敏茂。萬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遽辱謙摛。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敷敘奚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冢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冊。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敷敘奚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眈被德。蔚興襦袴之謠。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卽時勳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殿加節度使再任啓治平元年

伏密賜節中宸。延候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躋望尤先於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苦干戈而累鷹^{一作}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醜點官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宵允朝僉。大蘇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卽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強。顛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墮顛。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敷陳罔旣。

回穎王書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量閎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爲宗籍之表儀。顧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眞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誦挹。曲示誨函。感戢之私。欣瞻併集。

賀穎王書 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冊。進位眞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遑伸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一作召。遂諧歸政之請。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臻聖域。兩朝頌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始俗。介眉壽而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況惟庸懦。早荷知憐。方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敘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 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卽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摎。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治平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思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蟻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卽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庀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同前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撫西師。藉威名於曠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揚庭誕告。方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謙挹。尙欲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卽期前賀。但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襄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指紳。頃煩持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縑以未施。偃息于藩。邈沖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卽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裔。瞻凝感著。交集惊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治平四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業茂星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甫御。召節甚嚴。尙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撝。曲貽誨翰。方屬臥漳之告。莫伸賀厦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傅龍圖下攀違書治平四年三月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效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丘山。近蒙容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敘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治平四年

脩比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脩學知行己。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容容。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清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違。卻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讖雖不早。悔尙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敵愾。治松菊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卽爲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尙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爲廟朝。精調寢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日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書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比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聲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休明。動觸禍機。可嗤於朴翫。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爲金石之交。因歲大

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媮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漆書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从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閣成懶。願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間。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願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顧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爲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旄。詎有兼持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願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抃。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上爲廟朝。精調寢膳。一作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之嗣統。賴者哲以倚衡。遂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爲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侍殿邦之重。而用人圖舊。諒難煖席之安。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純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卽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畝_{一作畝}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惊靈。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照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爲之_{一作作}。盛輿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羣彥。果被上心之柬。進膺寵命之華。紅藥纒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驚四方之聽。允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抃。豈期謙眷。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旣。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啓照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邇列。暫領陪藩。竊顧愚蒙。獲茲庇賴。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恭惟

入趨宸扆。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卽疇賢而柄用。始茲猷渙。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牆。駭筆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斯及。其爲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迺風千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皐夔。爲百辟之表儀。首三朝之勳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追援席之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荐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夙出常情。辱知己之旣深。輒忘言於敝感。統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爲邦家。精調寢餼。卽還大用。均福羣黎。叢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宮教丘寺丞書熙寧二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實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效。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炎。襟靈善齋。區區之懇。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壽朋書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搢紳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大人之精祲。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閒顧問之榮。時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柬。進司書命之嚴。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病之餘。敢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撝謙。感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祲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扆。果被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搢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頌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敘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比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茂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恨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媮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渙泥。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已下續添

某聞驚蹇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尙懷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違。瞻後來以不遑。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踰。捨藩牆而輕去。翩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霽若辰霞。與孤舟而遂往。恩渥山積。感緒絲棼。竊念某材實懦庸。識惟黷淺。謬儼生於人壤。獲遷幸於王塗。弓冶傳家。未相遊業。嘗畏圈牢之誚。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闈就養。宦路隨方。西走巴寶。南浮江澗。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劔阪以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歧清徽於朝闈。詠鴻藻於聖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儻借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游當陽求士。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量鄙。材非有備。遽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泊春闈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本呈材。自選掄而爲器。冶金效用。荷銘道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車幕。幸洩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令。磔鼠之能素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鏗金之利。或行如黠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賂之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景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涉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球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洩政。金鼇虛署。久稽上笏之榮。銀兔分符。實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訟牒以寢銷。茂草鞠扉。甘棠蔽坐。不謂斗筭之役。載依旌棨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陰雖廣。潤及於穢荆。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塵柄。許獻技於吟齋。曲矜蹇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諺。重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少益於顛愚。庶上裨於亨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釋。懼

彌日而無成。露狂狷以居多。黷聰明而爲甚。斷無他技。動乏所長。徒祇事於塵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山藪之量。納非葑之言。回掩疵瑕。薦加題品。褒采一介。靡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疎之器。爰定品於優長。飾開弱之姿。將賴能於開敏。矜其拙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下。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復叨居於始。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報。方幸輝光未運。使節少留。願旅翻之有依。適諧棲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條辭藩岳。結課蔑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艫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揆良辰。將還舊華。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常開優詔於塗中。候歸艫於日下。瀛洲祕局。式瞻侍從之班。溫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趨槐府。獲效蓬心。攬涕敍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溫辭市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追祇受。伏念某本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緣聖獎。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贊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餗。毫分未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旣褒異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悸來并。覩墨無措。已陳車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兪音。尙希舊貫。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目。訟宦牒而便道。許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彈鐔於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秦機後門。最嗟於晚出。蘭臺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遂憑外獎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麈尾之餘論。入於耳而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闕。在陰鮮歡。歲嶢嶢而條盡。一作逃虛既久。音警效而不聞。迷仰墮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蚤之懇。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帶一作何勝於餘爓。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東。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庇之心。緹律已窮。凝寒方凜。冀保蘇倪之妙。益迎禮履之綏。逃跂門牆。卓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敍獄官。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爲晏元獻作。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某復於家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已爲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爲先進。逮景祐三年。公

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巽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穎州呂侍讀遠迎狀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比者。誤恩擢任。嗟癘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容慈之垂閱。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逢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尙遙。若語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穎州呂侍讀賀冬狀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屆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錄。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曆恤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在書簡第二卷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明道前古綿木

謝張先輩啓。及文洵皆石之。
前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爲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卽先輩象。與稟異。廟璉凝姿。服懿行以弼中。騰藉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寒疑。懸圃而漱其芳。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踴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躡履。而乃過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糠粃之無用。偶

置於前。特迂。夢草之餘妍。摘寫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一字。寵示榮褒。嚮珍髣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森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毫。入無間而抽秘。蕩蕩默默。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臥歎於酸瘠。倏駭無因而至前。不醉爲之而彊起。病醒都釋。颯若清風之襲人。袖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行願迫持於歸鞅。慚書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終悉。

回發運主客啓見文海及仕途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厚。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悃悃。

與辛郎中啓慶曆二年冬倅滑州見緘啓新範

右某比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逸想清風。依聽訟之甘棠。餘音疑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尙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鱗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疑遽辱誨存。顧冬律之嚴凝。善天和之保裔。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見緘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沐撫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望於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遙。冬序方疑。神襟善裔。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之惠。某人廟璉重器。國棟上才。茂績藹於朝端。嘉猷均於宸東。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訊疑。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庥。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見誠啓新範

伏審宋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久妙束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陟明。投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昔年入報。行別迓於寵靈。屬此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慶曆五年冬初到 見誠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欲疑風義以甚高。若話言之方晤。坐摩千里。矧茂最之已成。入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詠感銘。倍為誠素。

別紙附

人至。辱書為誨。承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賢侯為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羸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慶曆五年冬初到 見誠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興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仲於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州慶曆六年春除 見誠啓新範

伏念曠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壩阻邈。常辱郵音。淮郡僻荒。亦蒙海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比者伏審某人榮被恩俞。近使節望行舟而非遇。仲良觀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勳勤而夙著。佇從公議。別寄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度。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見緘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卽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見緘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之時。卽迓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見緘啓新範

右某伏念畫圻雖邇。邁德末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於徽采。夫何定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禔襟善裔。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見緘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闈之最舊。過形來問。但切中臆。

答王供奉狀見緘啓新範

乍聞清徽。兩蒙芳訊。審憩車之伊始。欣妙裔以惟和。卽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見緘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尙阻披風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膺祈。

答賀赴闕狀見緘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承詔疑眷。但切悚惶。

謝眞州知郡見緘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方渴仰於風微。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眞州見緘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執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少浣詹翹之艱。奚勝感愧之私。行因盜路之謠。入彼中臺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旣。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嘗刊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皆散文。後世始駢儷。如

公謝章服謝知制誥河北謝獎諭謝曆日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如謝致仕表。反

實集外。其他散在諸卷。尤錯亂。今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後集其子過編亦同。凡表狀。悉以遷拜爲序。其丐外乞

休致之類。則取之奏議。以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下。所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耳。熙寧三年五月庚戌。擅

止散青苗錢放罪旨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原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前。然公尙留京東本任。故繫謝表於夏。

然後公履歷出處昭然矣。至於同是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氏之可知者。合爲七卷。題曰表奏書啓四六集。不敢失元目也。紹興間從官與人雙緘。皆題曰書上。

前賢初除館職。初拜兩制。初入政府。往往致謝在外之先進。公答啓可考。近世無此風矣。

詩。藹藹王多吉士。楚詞。譏夫藹藹而曼著。皆取茂盛之意。公表章用藹味。蓋古字多假借。俗本改作曖昧。今存一二以警來者。

【賀程太尉啓】藩翰。一作屏。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至治。一作理。寢驚。一作寤驚。上爲。此上一有伏惟二字。

【與呂內翰啓】恭惟。一作恭。榮署。一作榮。

【代辭胥學士啓】司刑。一作司。福星聚列。一作聚。輝光末運。一作運。

國史公列傳末云。中子槩。字叔弼。登進士第乙科。脩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

奏議集

卷一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一作部等處。又只主其一作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一作濫者多。或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掾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劄子同前

臣風聞吳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旣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爲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

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爲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料一作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吳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同前

臣竊知吳賊所遣來人將欲判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排備一作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吳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今若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一作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順。一作能得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待一作亦未爲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爲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伏。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伏。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慶曆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爲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墜。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

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頽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一作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爲可恥。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爲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爲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諸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旨。

論罷鄭戡四路都部署劄子 同前

臣伏覩勅除鄭戡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

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千里之事。盡以委之。亦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戩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路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沿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孽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一作體皆順。處置今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曆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爲非。臣聞聖王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

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國家自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其以爲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贓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怨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爲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劾。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兩制連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觀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一作。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皆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滯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舉。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遣使之

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卽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一有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賊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一作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出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

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
糺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
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
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
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字其高三一作迂。行之有利無害。然尙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
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
刻剝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
官。代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
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
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下字
不。其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滯。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

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糺舉。棄多一作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字。求治逐一字。一作是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一作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卽必。一作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能政事。近又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

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恐此時流傳漸廣。須遠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效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譏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效。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者字。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公。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旣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其一作噴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主張。方能集事。未容展效。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謗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諛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勅出賞錢官爵。是時上欲動搖及勸撓。出自此遂絕。

【諭按察官吏劄子】進奏院。一作才幹。勸幹。

【乞詔諭陝西將官劄子】乞迷詔。北上有欲二字。

【諭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及聞。一作庶可。乃可。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劄子】並亦如此。亦有許字下。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止是虛名。名一作虛。可磨。千餘里。一作及。千里。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玷辱。此下有字。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更令按察。四字一作人。材者又。材者又。不徒略行。徒一作但。行一作言。

【再論按察官吏狀】蓋欲。一作甚惡。其惡。有善。革數。有登字。空名。空文。代以循。此上一。而字。豪富。此下一。有字。四色。此下一。稽滯。留滯。替去。有得字。數目。數用。即受賜。其賜。受。

慶曆二年。公為校理。嘗上書引李希烈事。乞免富弼使虜。見蘇文忠公所作富公神道碑。而書逸。

卷二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迨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眾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一作制禦。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

臣。尙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爲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一作處。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騙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

赦騙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

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謀殺

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巢殺首領。及設計誘賊陷於可

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淮。深慮趕趁一作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

先計會沿江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以先堵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

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

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居一有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摠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儒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尙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緣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尙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致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朞年。却授兵權。全無報效。其人少壯。尙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鬪。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能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爲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尙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驚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人民。爲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強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一作

王倫所過楚秦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鬪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法令

不峻。無所畏懼。官吏見一作

朝廷寬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臣今欲乞

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效。俟賊破日。却議敘用。仍今後用此爲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鬪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效。能獲賊。則議敘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賊盜。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

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法。其考一作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爲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爲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一作端。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尙敢欺罔一作人主。其餘譏毀忠良。以是爲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不決一作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

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謀。以來衆助。豈可聳聳聽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騷。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一作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

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怙。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易。一作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尙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旣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一有然字。臣竊怪在朝之臣。尙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尙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脩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尙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

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有便字。秋風漸勁。虜覺一作。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常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一作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一作事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瑛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效死。奮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

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齋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一作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一作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

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

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

一作駿。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

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所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

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

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

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一作勿。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仍先。先一作乞。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雖未曾。會一作能。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約和。此下二有。若更因。使更因。駿發。駿發。

【論軍中選將劄子】爲易得。爲字上疑。脫一字。

卷三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慶曆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爲鎮定路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深一作作。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非。一作人付以重要。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

材。捨此別無人矣。一有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一作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肯。一作求之耳。今不背勞心。二字無選擢。一作擇越。一作次而用。一有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一作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則字。別未有人。難為換易。四字無此。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一作別。人用。臣謂。二字一且。今日任用。一作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無承祐者。凡庸三字。無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警字。一有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道。一作臣謂朝廷天下。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黠醜。一作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二字無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整憂。前者劉六符之暫。一作來使。一有便。朝廷忍恥就議。蓋為河朔無可自。無素。特難與速力。一作爭。須至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二字無精意選。將臣先為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一作小人之日也。無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遠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錄其勤勩。一作舊。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同前

臣風竊。一作聞朝旨廷。一作欲以殿中丞任顯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一無此不未。一作肯稱臣父字。案物太多。其志不小。一作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九字無此。朝廷既必。一作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一無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如。一作見朝廷威怒未息。回。一作事勢意。一作未削。則必

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測必有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恐論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作恐論以。一班行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一作無來者漸一作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作令轉自強。我轉自弱矣。一本彼字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夷一作。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驕強。辭以圖相勝。若能一本無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一作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本其字下廿一字止宜一本無聽館待。而比於前次更損。至於監視饋犒一作傳道語言。一了一作事班行足可一作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此十字。雖尊寵一作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一本本人字下四字元昊不免出兵二字攻寇一本有邊。遲一作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一作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算。廟諱取進止。三字陛下留意。一作惟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尙不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此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叫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一字無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思極慮一作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拘一作屈就之差全無紓患之實一曰白屈志一無此講和之後一有不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選將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料字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一作廢弛爲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稱一作臣而一字有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必一作攬通和之事以爲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官日國有大事旁探外衆一作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大事必須廷議一作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四字一作所自用廟謀一作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二字於使人未至之前一字有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口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字有幸無下九字一字有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同前

右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

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賊之勝負尙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足。一作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差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儒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遊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儒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同前

臣竊聞吳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令一有字。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爲準備。其僞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一作出。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遲退不得。何恥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一有字。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虛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吳賊爲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之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謀以求勝算。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果一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剗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南近歲。號爲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遂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爲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達一作輩。皆刻剝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賭路自三字一作警劫後。繼以蝗旱爲孽。民間

困窮。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卹外方。防御姦吏刻剝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就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爲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爲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變。一作無窮。今抃既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脫。取笑四夷。其孫抃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尙執一作前議。卽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爲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恥。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 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視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效。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

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敕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將至。一作到所聞如此異同。一作雖有置措醫。一作異有同。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劄子】紹寧所進。此下

【論孫抃劄子】際間。一作

卷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郡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疥癩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之字。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致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

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棄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同前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郡置兵爲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賊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一作}堪使用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一作}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鄂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潯州寄居。臣爲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溟者。鄧州

知州朱文郁。昇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爲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爲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欲以身常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天下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不可憂。伏望聖明一作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爲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政一作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措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賦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

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尙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旣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髮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問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軍一有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仍一作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羣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獻忠言之多。不獻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儉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旣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故其進甲。尤極精選。只用取一作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有字。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旣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事二字。人主因之薄一本作薄之。其待遇。迥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一作之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無字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

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作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 同前

臣昨日伏視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倒置一作紀綱大墜。二十四年一作十。問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一作敢指發一作。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一作。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一作。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一作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賊愚駭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僥倖。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一作陛下朝政。

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曰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而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墜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本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使一作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思攬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須防作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人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同前

右臣等伏觀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一作去擲。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鄰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一作遍行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觀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一作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探。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險惡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

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乞。一作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旣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肯行。若不自退。則別。一作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旣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劄子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陝西。爲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爲一作大。患逃移却人戶無此三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例。褒夫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爲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咸等能積糧餉。故賜一作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一作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卞咸爲材能。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論京西賊爭劄子】嘗有後時。嘗疑作常。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鄉兵此下一。手有等字。前後三次。此下有言字。

【論盜賊爭宜劄子】戒勵勸一作。外處無兵。外處諫作處處。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上意聖一作。

【論呂夷簡劄子】二十四年一作四一。餘國權一作主權。

【論李淑劄子】穢惡穢字下。有德字一。人主力自除去。人主一作陛下。

卷五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面之爭。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愛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愛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愛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致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康一作德輿爲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尙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動。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雖卒然而得。卽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爲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禦備。凡爲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省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已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却一作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却樞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一作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敕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聚羣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一作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政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二字一作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一作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一作用此二果有何能。一作欲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一作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常浮議姦譏。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常限貧考劄子 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分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分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朝。一作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皆爲且就資例。

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爲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一有連坐舉主。重爲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近會上言爲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一作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一有大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迪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一作。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爲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一作廣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爲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年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一作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常勘罪。重一作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爲至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一作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

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同前

臣近會上言爲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一作則更無凜畏。必效因循。虛煩吏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尙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卽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效。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尙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會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伸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一作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會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爲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尙恐大臣

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泊等一兩資一作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尙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爲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爲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爲恥者。假之既不足爲重。得者又不足爲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宰官。優其秩祿。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爲榮。

一 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作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又有

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惟務于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一作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尙

猶知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卽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 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薦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

雖未能沙汰。尙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爲衆所知。則不得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論李昭亮劄子】北面一作北鄙。纔過便不復留意。硬字下。一作休字。今秋用三字。悔何及之。一作悔。一作何及。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劄子】亦又一作無。伏財一作力。主此此字下。一作張字。必不自怠。一作不。一作懈。而沮難。三字。一無此。

【論臺官劄子】資限選舉。限一作起。一作自。一作當。一作資。一作限。

【論京西官吏非人劄子】逐處一作逐旋。並當一作當。並合一作合。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轉運一有使字。所業一作事業。館閣闕人一作闕。一作職。

卷六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爲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爲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至收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一作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一有受冊字而尙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謀。一有字計者昧於遠見。察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日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已一有字許二十萬。到則一作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神。一作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矣。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尙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尙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一作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沉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一作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收餽。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通謀。而僞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有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

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國一有中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日賊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汚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觀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一作要供軍費。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登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卽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尙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爲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爲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效。而先已踰遠不一無論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患。一作而此三人不法已各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爲。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襲。減刻寔

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己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一無可以常爲不法。臣恐翫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效力之際。且夕來三字一作近者。使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探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德。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常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一作次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須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鞠獄枝蔓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搔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慰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不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一有左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朝廷。舞文弄法。一作舞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爲此態。得一刑獄。勘鞠踴躍。以爲奇貨。務爲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太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勅條。況樞密使具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爲邊鄙所輕。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尙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伏。一作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和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一作三兩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二兩人。一作三兩而已。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伏望特降指揮。

元勸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鞠。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行一作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洩。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時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振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尙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尙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為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為然。伏乞採臣此

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榜。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主。尙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有言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稟催督一作監儻。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爲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要統一。指蹤一作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鬪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茲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奏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因蹙猶鬪。不可不虞。寇死命窮。賊一作寇。死命。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切一作須須由。督責。況蔡稟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稟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枷一巡檢。致得兵士喧譟。幾至生變。苟或如此。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一作專一。早能得一作了當。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尙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歛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故也。一有字。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墜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一作嗔怒。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

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墜。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求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賊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一作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道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實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論乞令韓琦經略陝西劄子】如何之決。一作

【論西賊賊和狀】彼者一作彼已。一旦及。忽肯一作。此字下。此字下

【論勘滕宗諒事劄子】支用錢多。錢過多用。在慶州日日。憂一作。獨有論奏。獨一

【再論燕度鞠獄枝蔓劄子】虛張一作。

【論乞不勘狄青劄子】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八字。一作

【論江淮官吏劄子】情法。一作。

卷七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羣賊。亦不爲少。據於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績。臣料一作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爲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卽乞不拘資格。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盜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去惡。但要淨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鬪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埋爲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鈐司。重定捕賊賞格。施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爲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吉水縣立

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一作民間以爲便利。卽乞頒行伍保之法於天下。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收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爲患如何。旣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己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兇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尙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己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尙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儒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同前

臣近爲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畏愛。乞却令依舊知軍。

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一作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堵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爲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於用刑。尙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常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泔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爲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埋在不疑。一有外一有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恩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卽不知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容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一作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道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爲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賑卹。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嗷至之絕。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絕矣。況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爲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已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錄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稅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卹。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于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追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

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道字無。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當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害。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太平州。會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不聖一作明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

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遽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尙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尙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日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必一作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閹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卽今澶州之民。爲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爲生。至於供山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爲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剝疲民。爲國歛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待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絕其

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稅劄子詞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稅賦。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作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祕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洺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剋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爲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此下少選能選不取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允臣。此下少選能選不取

【論韓綱棄城劄子】其棄城。一作棄城。在處城。一作京西。

【論乞救賑飢民劄子】京西東。一作京西。免稅租。一作免稅。

【論澧州瑞木劄子】未來。一字。一作不舉。

【論美人張氏恩寵劄子】以此勞人。一作以。

【論方田均稅劄子】郭咨。一作郭咨。

卷八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一作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祕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祕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巳。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春一作農失業。民庶敖敖。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偷賊纒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一作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一作困時。宜速賜施。一作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墜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尙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泊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涉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

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荆王劄子同前

臣伏觀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容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仍。浮費及絕其侵蝕。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一作在。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一作不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於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

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係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乞一有選御史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苦塊中便答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

喪禮。而允良爲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間傳說爲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弟。須是一作習習字。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爲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爲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所一作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囉劄子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一無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一作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尙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已太多。然尙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

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其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嚼。厮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嚼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爲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同前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一有理字。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爲率。以明變法之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

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祇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於今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

臣伏觀方今夷狄外彊。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摺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

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算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辭紳爲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官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辭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一無字。鬼宗簡。今用辭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齷齪一作齷齪。不爲大過。雖庸暗繆儒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才。尙恐不能了事。豈可尙循舊例。依次用人。撥入一作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一作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爲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爲利甚大。則失人爲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講。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作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

於鄉里。則不能數名實。有司束求一作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人一作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學制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設法一作下之所趨也。今先舉一作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一作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皆有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一作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其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盡人之材者。此無也。其它有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無此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填一作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二。為一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業一作。取材不遺本也。五字。有為治之。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論張子奭恩賞劄子】材藝之人一作出。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赦赦一作。外遭運使一作。遭轉運。

【論乞不攻喚斯囉劄子】具奏狀劄子一作。凡一。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而後可使一作。作然。

卷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曆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自昇州差劉沆知潭

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旼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旼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爲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必。一作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旼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一作近聞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爲。一任徐的等擊。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爲。竊慮的等不能制。又州縣長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一有臣字。尙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回。卽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卽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同前

臣風聞楊旼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旼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尙李花脚等數十。一作

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蠻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時。一有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熟。以我所病一作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爲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爲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攜。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爲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

言。則本無爲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尙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旣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尙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爲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爲害愈深。况漸近夏暑。南方燠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柵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爲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旣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慶曆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罅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醜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特一作

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投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遠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遠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辦一作事。以自贖。俟水洛成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騷。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尙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卽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

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卽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洩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洩爭。而滬實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洩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同前

臣伏覩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內挾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兇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眞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眞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旣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曆書。眞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眞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卽是眞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

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朝。一作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勦。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壁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剝。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卽今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人。一作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人。一作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卽許風聞。今王礪曰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旣吳育是舉主。卽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爲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形。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

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尙辜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綱罷御史。授太常博士。遷判鄂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今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待。一作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一有字。是好疑不決。則尤其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闕。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

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三字一作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觀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爲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本爲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羸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二十萬斤。北虜更一作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維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尙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爲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卽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爲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爲孤壘。其一作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爲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爲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爲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爲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尙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尙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論麟州事宜劄子已見河東癸章全書中

乞罷鐵錢劄子同前

論耕禁地劄子同前

論礬務利害狀同前

相度銅利狀同前

【論討蠻賊劄子】若以其一作若

【論湖南蠻賊劄子】便形虛喜謂兵勝。一作便因此。一作巡檢捕賊官等檢字。乞少。一作

【論水洛城事宜劄子】枷禁滬等奏來德順軍。滬。釋放。而釋黨留諸族。蕃。畏滬之威信。威信。滬之信。驚

疑一作生疑。滬臣將。一作自用兵以來。西用兵。應副糧之助。其不便四也。此字。築城。有且字。可成。其可

也字。

【再論水洛城劄子】小將二字。一作滬。若却移。此上一邊防利便。無不便之黨護。助。武士。滬實有功效其

理不曲一作滬實有功。極多。固多。絕少。殊少。築水洛耳。有城字。艱辛勤。是功。而功不肯無復。蕃族。生聚。別

致有尙字。黨庇。顧慮。

【論陳留橋事劄子】爭陳留橋事橋字上。一亦聞。又聞。

【論任人之體劄子】又令今後無二字。

【論大斤茶劄子】大斤小斤一作大斤。小斤。所說。所料。

卷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爲

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恤。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慮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卽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尉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論一作議庶有裨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卽不得以承受回申使爲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

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爲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集事。不必邊任并閣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爲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爲不服。一作毫州水土死死無字。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部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旣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旣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來。一作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爲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審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爲疑。卽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爲檢匣抑塞言事。

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爲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爲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探。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爲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探。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將一作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槪。其他守度兇惡之心。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凶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彼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殘。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眞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凌弱。疎者害親。國法遂墮。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卽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爲臣竅論奏。奏一作劄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羣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勸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尙爲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爲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能入內已一作來。舊跡漸甚。一作多彰露。內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卷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吉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一作右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一作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

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察。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何一作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賊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曆五年誤實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犇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闈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犇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偏。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

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卽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重一作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勅則頓一作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卽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圖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勅意。亦一作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爲辭。豈可尙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

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觀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殿事狀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殿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廳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爲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旌。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爲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殿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三殿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殿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殿報仇於中國。又終不

能固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且三緘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緘。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容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慶曆五年。

臣聞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而一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一作職。雖一作在外。事不盡審。一作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作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一作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一有則難難字作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一有臣請試辨辨字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

廷諍而不無一作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此一無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行一作權之臣。必貪一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三有至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字。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專。一作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作行。一作事。欲其一作乃特此一無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授。一作以紙筆使其條事列。一作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一作。條列大事而施行。作字。弼等遲回。又近一作近反。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此一無字。仲淹深考。一作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遇事而近。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而一作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國一作朝常累一作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作字。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力思雪恥。沿一作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

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以一作有為陛下惜之一事無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此一無。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一無此。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而一有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文意。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蓋用綿本及李巖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曆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為責耳。

薦劉義叟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進劉義叟春秋災異狀。同前

論契丹侵地界狀。已見河北奏草全書中。

右三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被選之者。一作人。一作皆亦。皆字。常能。常字。

【論杜衍等罷政事狀】尤彰著。尤字下。一之得專。作所。好權。作好。行。懇讓之者。各字。見其皆未行事。六字一作條。

事。一作條例。然不敢。然字下。一惜之也。一無。

卷十二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劉子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內錄。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一無者字。且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卽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一有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沖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人仕之源。旣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會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

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遠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遺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入。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爲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嘉祐四年。誤實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一作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排一作以月日一作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可得一作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一作有廢墜矣。此一無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餘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

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人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一作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一作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爲自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又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小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一作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

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向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詔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遂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梁聞斯言之。願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蓋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動。一作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一有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入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者。一作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會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壩岸久已廢壞。頓須修葺。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爲一無於災旱。一作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審。一作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緜障。一作洪水。九年無功。禹

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潤。一作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毀。一作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荒。一作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俟。一作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書】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是字上脫去忠邪不分而五字盡疑。盡字上一與下爭勝。與字下。沮言事者。沮一作拒。

【論修河第一狀】乃能可。一作已及。將踰遠處。遠者。就河便近。出諸近。收聚儲積。因而疏決。有勢字。

【論史館日曆狀】亦得以書得書以。

卷十三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太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曆八年。創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為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

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爲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敘勞酬獎。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絕。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勅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葺。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一作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卽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一作置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勅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概。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

陸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陸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一作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它所。陛下尊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爲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一作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

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滄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一作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流平。淤澀。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復。一作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一字無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決。一作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一作不能必。則則必。一作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料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而一有字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

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壩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者一有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滄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一作是則一有字。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北。一作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五次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修六塔河。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壩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一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

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難。大而其害未至此。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一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

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滄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艱。作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瀆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一作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旣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至和三年

臣聞。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后下無隱情。上無一作一。竊究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能。言之。人主又能聽。

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獨一作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樞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旣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尙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樞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一作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樞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

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州。

【論罷修奉先寺狀】堅壯。一作堅固。

【論修河第二狀】未知。有始字。不攻。不待字。不快。一作漸墜。此其常勢。一作此常勢。自是。一作古。力復。此下二字。水不能

行。水字上一。又自下流先淤。作海口。又淤下流。二再字。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一作計用梢芟。減得損。一作已

是。一作浩。大既大。則此所謂。則所謂。大抵約。一作今河。有日字。下。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一千八百萬。減得損。已

【論修河第三狀】畏小人。畏位。口舌之毀。一作大抵。之臣。一作大臣。目下。即日。若得。一作若。非有私仲昌之心。一作私仲昌。非功料。

功費。費物。匱物。之界。一作竟。

【論狄青劄子】流議漸消。此上一字。

